西園聞見錄

西園聞見錄卷之七目錄 内編

道學

陳氏述訓　鍾天完　李沂

章潢　失名

往行

陶安　宋濂　趙汸

曹端　劉觀　吳與弼

薛文清二則　李承芳承箕　薛蕙

王守仁　陳選　陳真晟

鄭伉　胡居仁　邵寶

陳庸　賀欽　楊廉

陳獻章二則　羅一峯　章文懿

蔡清　穆孔暉　沈霽

羅僑　金賁亨　莊昶

劉玉　劉璣　崔銑

陳茂烈　薛俊　顧應祥

王燁　劉天民　林光

周積　江禔　張緒

嶺南 張萱孟奇甫 輯

道學

前言

薛文淸曰見得明理須一一踐履過則其事與理相安有着落處見理雖明而不一一踐履則理與事不相資終無可依據之地曾點所以流于狂也又曰人所以千病萬病只爲有己故計較萬端惟欲己富惟欲己貴惟欲己安惟欲己樂惟欲己生惟欲己壽而人之貧賤危苦死亡一切不恤由是生意不屬天理滅絕雖曰有人之形其實與禽獸奚以異若能克去有己之病廓然大公富貴貧賤安樂生壽皆與人共之則生意貫徹彼此各得分願而天理之盛便與萬物一體矣

又曰氣質之偏自生來便有此矣若自幼至長歷歷曾用變化之功則亦無不可變之理若氣質旣偏自少至長所習又偏一旦驟欲變其所

習非百倍之功不能也

李古懷曰宋朝理學最優于前代者蓋自濂洛關閩諸大儒俱起於是天下士大夫皆知所務觀其於諸先生書問往來論辨不已若渠不留心寧有此今則借爲出身之階一得仕後置之度外更不相關但任其天資而行之聖賢立身行己法度茫然不在意所學不知爲何物可勝歎哉

羅一峯先生曰習俗之溺人如醉者之酣于酒寐者之酣于夢也所貴乎君子者醉而能醒寐而能覺也習俗之醉夢人非獨一樣富貴也凡詩文之必于工科名之必于求皆是也然學詩文而至不過爲詩文人而已學科舉而至不過爲官人而已學吾道而至則可以爲聖人可以爲賢人詩文科舉之學固有工之而不至求之而不得者若天道在吾身豈有求之而不得者哉而世未有工而求之者醉夢于彼而不覺悟乎此也

陳白沙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學爲己者其仕也爲人學爲

人者其仕也爲己

胡敬齋曰見義理不怕見得鈍只怕見得淺雖見得快若不精深亦不濟事故曰參也竟以魯得之是理會得透徹守得堅牢

崔公銑曰賀醫閭欽篤行淵雅確乎不移亦管幼安之流亞也敎人惟主小學達序矣陳白沙謂其無所見勸讀佛書豈名敎之外猶有別傳乎

龍谿先生曰千古聖學只從一念靈明識取只此便是入聖眞脈路當下保此一念靈明便是學以此觸發感通便是敎隨事體味此一念靈明謂之格物不欺此一念靈明謂之誠意一念廓然無有一毫固必之私謂之正心直造先天羲皇更無別路此是易簡直截根源知此謂之知道見此謂之見易千聖之祕藏也

陽明先生曰君子之學貴於得悟悟門不開無以徵學入悟有三有從言而得者有從靜而得者有從人情事變鍊習而得者得于言者謂之解悟擬議觸發未離言詮譬之門外寶非己家珍得于靜坐者謂之澄

悟收攝保聚猶有待于境譬之濁水初澄濁根尚在纔遇風波易于淆動得于鍊習者謂之徹悟磨礱洗滌到處逢源愈震動愈凝寂不可得而澄清也根有大小故蔽有淺深而功有難易善學者之所至以漸而入及其成功一也夫悟與迷對不迷所以爲悟也百姓日用而不知迷也賢人日用而知悟也聖人亦日用而不知忘也學至于忘悟其幾矣

又曰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憤怒者到此能不憤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如是能有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

又曰後世人心陷溺禍亂相尋皆由此學不明之故只將此學字頭腦處指授得透徹使人洞然知得是自己生身立命之源不假外求如木之有根暢茂條達自有所不容已

又曰德有本而學有要不于其本而泛然以從事高之而虛無卑之而支離終亦流蕩失宗勞而無得矣是故君子之學惟求得其心雖至于位天地育萬物未有出于意之外者也孟氏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

放心而已矣者一言以蔽之故博學者學此者也審問者問此者也愼思者思此者也明辨者辨此者也篤行者行此者也心外無事心外無理故心外無學譬之植焉心其根也學也者其培壅之者也灌溉之者也扶植而芟鋤之者也無非有事于根焉耳

又曰爲學須得個頭腦工夫方有着落纔未能無間如舟之有舵一提便醒不然雖從事于學亦只做個義襲而取耳只是行不著習不察非大本達道也

黃潭陳先生曰原道云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以言乎爲佛老之學者也今爲學士之學者欲治天下國家而外其心則何異乎彼耶外天下國家而治心者無用外心而治天下國家者無體無體無用之學名曰異端無體之學名曰俗儒異端固不可爲天下用俗儒不能正己不知格君亦豈可用天下耶嗟乎儒之俗也久矣

王漸逵曰學者當體得吾心之生意生意即性也仁也求之古聖賢如孔子之樂在其中顏子之簞瓢不改曾點之舞雩咏歸子思之無入不

得孟子之萬鍾何加皆是也孔門教人求仁莫先于此千載而下惟周程得之其次李延平此豈浮爲論說者耶

何瑭曰古之君子何爲而學也以修齊治平而學也則當務之急固在身如何而修家如何而齊國如何而治天下如何而平細而言語威儀大而禮樂刑政此物之當格而不可後焉者也博學而審問焉愼思而明辨焉一旦卓有定見則所謂物格而知至矣由是而發之以誠主之以正然而身不修家不齊未之有也大學之道如是而已矣至究其本源爲性命形于著述爲文章固非二道特其緩急先後各有次第不可紊耳君子察乎此刻意詩文則曰立言不朽此豪傑之所以名當世而傳後世也留心性命則曰無極二五窮神知化此大儒之所以繼往聖而開來學也至有僞起捷徑之學者則又曰理出于心心存則萬理修吾道一貫此聖人之極致也奚事外求噫爲是論者皆天下豪傑之士也吾豈敢謂其不然哉特恐其修齊治平之道反有所略則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于古人之道不免差矣

祝允明答張天賦秀才書曰世人爲事類欲先立門戶幸足下務其實毋尸其人凡人好大指一而期之指一而譽之且怫爾不恬然從而究之口百而身一者亦幾希矣其口最以所謂道學者爲高然由僕論之最非美者道學也道學也奚不美乎爲之非誠其病不勝故爲不美之冠願足下愼思明辨之也

霍韜與友人書曰今世皆習熟宋人套子寧牾天子以鉤直名暗結言官以苟免訾吠二三品大臣擁篲迎言官曲躬圓舌不敢少牾恐恐然懼獲詆斥曰吾含容也吾大度也充其邪說曲行盡喪天下正氣盡滅後世公論然後已也然猶以道學自待人亦以有養歸焉任世道之責者所憂也孔子曰鄉愿德之賊以若所爲爲鄉愿奴隸不可得顧曰道學如是耶彼風盛行則謂生爲瑣瑣爲尙辨爲尙氣固宜也君子自立不求同于時姑俟後世耳

劉陽與人講學嘗曰美堯舜之孝弟而無稱于鄉黨小溫公之誠實而不踐其然諾言獨言幽乃無忌于可指可視言著言察乃未及乎行之

習之蓋深中學者之隱衷云

嘉靖□□年余珊疏曰天下之道二正與邪而已出乎此則入乎彼差之毫釐謬以千里邪正之間治亂判焉苟非察于人倫明于庶物之極致確乎不爲他歧之所惑者幾何不流于楊氏爲我而無君墨氏兼愛而無父也哉如此之人世亦不少嘗見褒衣博帶服巾而峨然者今世號爲道學倡引生徒寔多黨與或匿跡于古僻幽深之寺或棲身于寬閑泉野之堂開口高談窮搜天外穿鑿附會妄詆聖賢海內慕名從風而靡以致優仕乃持此而謀王猷斷國論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臣惟王安石宋室名臣文章節行高一世非不可慕而可奇也直以學術之偏變更新法耗宋家三百年之元氣以訖于亡可不戒哉臣請陛下留神聰察務得其人申明我聖祖學規之戒今後儒學科舉之士及選授進納之臣務宜從正敷陳王道不許縱橫曲說少有偏邪違者治罪罷斥若有以其言纂集成帙眩惑人心遺害無窮者卽毀其版而火其書仍以非聖之罪罪之斯邪正恆別而不淆矣

黃省曾曰世之衰也以征誅爲湯武矣及其盛也以禪授爲堯舜矣今之人又以講學爲仲尼矣嗚呼古人聖人竊假盡矣詩曰蓼蓼者莪匪莪伊蒿此之謂也

程敏政曰朱陸二氏之學始異而終同見于書者可考也不知者往往尊朱而斥陸豈非以其早年未定之論而致疑夫終身不同之指惑于門人記錄之說而不取正于朱子親筆之書耶以今考之志同道合之語著于尊文反身入德之言見于義跋又屢自咎夫支離之失而盛稱其爲己之功于其高第弟子楊簡沈煥舒璘袁燮之流拳拳敬服俾學者往咨之廓大公無我之心而未嘗有芥蒂異同之嫌茲其爲朱子而後學所不能測識者與嘗取無極七書鵝湖三詩而讀之其異同之始所謂早年未定之論也又讀朱子書札有及于陸子者其初則誠若冰炭之相反其中則覺夫疑信之相半至于終則有若輔車之相倚且深有取于孟子道性善收放心之兩言讀至此而後知朱子晚年所以推重陸子之學殆出于南軒東萊之右顧不考者斥之爲異是固不知陸

子而亦豈知朱子者哉若虞氏鄭氏趙氏之說于朱陸之學葢得其眞

若其餘之紛紛者不暇錄也

席書曰宋室南遷朱陸二子一唱道于建陽一唱道于江右一時名士爭走門牆于時朱氏方註六經訓百世謂物必有理理必盡窮然後可以入道陸氏謂其牽繞文義倒植標末徒使窮年卒歲無所底厲天與我者萬物皆備何暇外求朱氏因目之曰此禪學也一時游考亭者方與象山門人較爭勝負一聞斯言喜談樂誦月記日錄迄于今日朱氏之書盛行于世舉業經學非朱傳不取由是經生學士童而習之長而誦之皆曰陸禪學也山林宿士館閣名儒亦曰陸禪學也凡聞陸氏者如斥楊墨如排佛老甚而將若浼焉間無覺者終身迷悟莫知反也自孟氏道遠伊洛言湮而心學先傳一有覺者同室起鬬如孫龐同師鬼谷而自據矛盾以角兩國之雄亦可怪矣及朱氏晚年悔悟自恨盲廢之不早惜乎易簀已至其書已行不可追挽後之君子不究晚年至論師尊中年之書過于六經語孟陸氏之心不得表白于後世負寃者不

徒陸氏而吾考亭夫子含冤九地亦不淺鮮矣

顧憲成曰昔吾夫子憂道之不明不行喟然發歎曰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竊以爲此兩言盡學術之變矣流而不已復有甚焉何以故謂之過公然與不及分途也然則知愚賢不肖判而爲二有人于此矜其聰明直跨而之于聖人之所不知而繩以夫婦之所共知猶然昧焉憑其意氣直跨而之于聖人之所不能而繩以夫婦之所共能猶然却焉將謂之過而庸猥疎脫又疑于不及也將謂之不及而超忽凌頓又疑于過也是則知愚賢不肖混而爲一知愚賢不肖判而爲二其爲失也顯而易辨是故當其過吾得而裁之當其不及吾得而振之病在氣質猶可言也知愚賢不肖混而爲一其爲失也微而難辨是故欲裁其過彼且有泰然安處于庸衆之下者欲振其不及彼且有偃然突據于聖人之上者病在心髓不可言也非徒爾也原其超忽凌頓既足以見奇而自標跡其庸猥疎脫又足以適俗而自便道蒙其害而人蒙其利道無方幾蒙其害造次莫得而指名人有欲一業

其利終身膠結而不解吾末如之何也已矣異時夫子一則思狂一則思狷一則思有恆至謂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嗟嗟夫子非喜有疾而惡無疾也有疾止乎疾之辭也其眞心自在也無疾甚乎疾之辭也其眞心澌滅盡矣此又夫子之深憂也夫人之眞心內無安排無攙和外無擬議無矯飾者也是故率意而往率意而來瑕瑜短長皎然畢見不欺屋漏矣可以立本是故有過焉與夫人共知其過能受損矣有不及焉與夫人共知其不及能受益矣可以入德是故修諸家一家信之矣修諸鄉一鄉信之矣修諸國一國信之矣舉而措諸天下天下信之矣可以致用何者惟其眞也非是卽才若管晏智若良平辯若儀衍藻若遷固抑末耳甚者反以藉寇齎盜爲世詬僇將焉用之故能退而反諸心以求無失乎本來面目進而取裁于聖人之道以求詣其極而無狃于偏蔽夫子思有恆而有恆矣思狂狷而狂狷矣思中行而中行矣惟吾道寔重有賴焉何憂乎不明不行

李杜曰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千百年閒末有明摘其蘊者而濂溪周子

獨發之曰一者無欲也夫所謂欲者豈專以聲臭安佚飲食男女哉生人之所不去也蓋雖富貴貧賤死生功名語默進退直婉取與尤不容處之以有欲之心有欲則二無欲則一有意則二無意則一矣道而至于無欲則飯糗茹草將終身而已矣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者固有而已矣不義而富且貴如浮雲而已矣其處上下也能爲唐虞之禪泰伯之逃其齊死生也能爲比干之死夷齊之餓以開一代之治則如周公之制作以立萬世之極則如孔子之刪述大哉一也斯其貫矣堯舜之精一非有所期于夫子而夫子之言道自不得不出于一貫夫子之一貫非有所期于周子而周子之明其義自不得不出于無欲以無欲言道則雖夫婦之愚不肖皆可以與其知能而彼自權于力穡服田入孝出悌之中者皆可以爲聖人之徒而聰明強毅者得之則其不慮之知不學之能自能有所拓擴以及于世而彼刑名術數功名章句之徒殆將見之而降心聞之而起愧求正于吾黨而有所不暇吾將怪夫釋老之心可謂無欲矣而儒者攻之彼自反其心之無欲也與儒者同而儒者

攻之則亦有所不服吾又有以破之而彼不得辭彼佛氏之心可謂無欲矣然其視天下之物皆以爲無足欲也而善于忍欲之極也而至于無諍夫政失于朝則宜諍之于朝矣禮失于家則宜諍之于家矣道失于學則宜諍之于學矣未聞無諍而可者也彼不知吾之無欲也未嘗欲諍也而不得不用之于不得不諍之時彼蓋生全于儒者有諍之中而不知有諍之爲功使世皆無諍則佛氏之死久矣老氏之心可謂無欲矣然其視天下之事皆以爲無足爲也遂至于掊提乎仁義絕滅乎禮樂則其言之失視佛氏益甚矣彼不知吾之無欲也正欲以端夫仁義禮樂之原使天下有所循而不亂而乃以爲天下之亂皆始于仁義禮樂之爲功使世無仁義禮樂則老氏之死亦久矣噫彼其心之無欲也與儒者同而其功用不足以及于世則猶微有自私自利之意介乎其中而不免有悖于孔子之所謂一者是以聖人非之使其獲生于聖人之世而得聖人以正之則其功用之所及又豈止于二氏哉二氏之流恥其功用之不顯乃托于靈通冥報完精永年以自神其教則厚誣

其師失益遠矣今世之闢然從之者不知其所以得而其闢然非之者不知其所以失使夫世之學者知聖人之無欲而稍異于二氏則無不正矣

張時徹曰古之爲道學者難今之爲道學者易何以故古之道學言孝而必爲孝言悌而必爲悌言忠信而必爲忠信言廉潔而必爲廉潔是以難也今之道學其口堯舜也其行桀紂其口隨夷也其行盜跖侈論宏議欲以一朝駕軼流輩退省其私則饕餮可也淫汚可也請寄以取貨可也佞諛以干進可也詬人曰吾存吾心而已矣斯不亦易乎

羅洪先曰聖人之學晦而後儒者之說興儒者之見殊而後聖人之道廢甚哉有見之難而執見又足以障道也條畫之公者識膠不足以研精行業之異者智短不可以廣受嗜古或疎于達變重內或略于迎機于是寒儒與志士始各擅其所長不兩能矣余自束髮出而交四方之士洋洋纚纚以理學談者未始不得盡聞之至徵其所立咸有遺議豈非拘于所見遂自以爲極則哉

朱以功曰或謂講學者多向爲人好名上去何如曰惟立根定志不在修德而徒以嘵嘵騰口說者故有此病耳若原以德之不修爲憂則講學乃所以修德計愈講明則愈入微愈向眞去何暇爲人而好名乎故講學者必先持修德之志而後可

徐階曰暘師之種樹欲其開好花結好實不于花實上致求而但就本根加培加溉此非故不求諸花實也只緣花實上無可着力培溉得本根卽花實自繁碩矣今人爲學不務治心而懸空求文詞之善事業之隆此豈不爲暘師笑乎

又曰予嘗勸蕭生赴書院講學生云俟父老須俟侍養卽此是學予歎美而許之但未審生所以侍養者是如何果能合得道眞個別無學得不然卽併此文成虛言耳勉之

徐顯卿曰聞之先輩云眞學問文章必形之威儀之際與日用之常眞道德性命須見于治家之法與當官之政至其敎人無論及門私艾願人之自得何如耳

又曰陽明從祀廷議與之者固多不與之者亦有愚觀與之者謂孔子之傳揚之太高不與之者輒引道聽之說詆之甚醜均非也陽明以前士大夫學問專以朱子窮理爲務其行檢斤斤矩矱是守陽明出創爲一切簡易之論以破藩籬故當時與陽明相反者皆卓然自立之君子也陽明坐此蒙訕至今不已然亦何害其可祀哉孔門之學原有中人上下性道文章二等薛瑄始從中人以下行檢着力而馴至于上達陽明直是中人以上性命起手而下學即寓其中今瑄已俎豆于廟廡而陽明安可遺之但我朝制科能用經術罷黜百家衆說一以朱子傳註爲宗陽明獨持致良知三字謂大學致知非多聞多見之知乃致吾心之良知格物非窮天下事物之理乃存天理去人欲而正其事物之不正以歸于正于是以朱子窮理爲逐外而逐外則遺內顧朱子之學豈專求之外哉頃沈少詹謂陽明務內而遺外守本而棄末特其告人機圓語捷善于發啓爲人又直捷明爽所向無前能致所學于事物之間一無底閡使儒者破拘攣之見而又釋迂闊之疑可謂士林之豪儁吾

黨之賢達律之聖門如曾點之狂而不知所裁如漆雕開見大意而于斯未信終當讓朱子之集大成庶幾乎折衷之論不然恐天下不察朱子原無可訾謂朝廷且尊信陽明道在此不在彼輕鄙朱子之說妄指窮理之事道術將從此裂故陽明雖從祀其學與朱子之學尚不可無辨也

張居正與友人論學書曰夫昔之爲同志者僕亦嘗周旋其間聽其議論矣然窺其微處則皆以聚黨賈譽行輕捷舉所稱道德之說虛而無當莊子所謂其嗌言若哇佛氏所謂蝦蟇禪耳而其徒侶衆盛異趨爲事大者搖撼朝廷爽亂名實小者匿蔽醜穢趨利邀名嘉隆之間深被其禍今猶未殄此主持世教者所深憂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士君子未遇時則相與講明所以修己治人者以需他日之用及其服官有事卽以其事爲學兢兢然以求所以稱職免咎者以共上之命未有舍其本事而別開一門以爲學者也孔子周行不遇不得所謂事與職者而行之故與七十子之徒切磋講究其持論立言亦各隨根器循循

善誘固未嘗專揭一語如近時所謂話頭者槪施之也告魯哀公曰政在節財告齊景公曰君臣父子在衛曰正名在楚曰近悅遠來亦未嘗獨揭一語不度其勢之所宜者而強聒之也究觀其經綸大略則惟憲章文武志服東周以生今反古爲戒以下不倍爲準老不行其道猶取魯史以存周禮故曰吾志在春秋其志何志也志在從周而已春秋所載皆周官之典也夫孔子殷人也豈不欲行殷禮哉周官之法豈盡度越前代而不可易者哉生周之世爲周之臣不敢倍也假令孔子生今之時爲國子司成則必遵奉我聖祖學規以敎冑子而不敢失墜爲提學憲臣則必遵奉皇上勅諭以造士而不敢失墜必不舍其本業而別開一門以自蹈于反古之罪也今世之談學者皆言遵孔氏乃不務孔氏之所以治世立敎者而甘蹈于反古之罪是尙謂能學孔子矣乎明興二百餘年名卿碩輔勳業烜赫者大抵皆直躬勁節寡言愼行奉公守法之人而講學者每詆之曰彼雖有所建立然不知學皆氣質用事耳而近世所謂知學爲世所宗仰者考其所樹立又在所詆之下將令

後生小子何所師法耶此僕所未解也僕願今之學者以足踏實地爲功以崇尚本實爲行以遵守成憲爲準以誠心順上爲忠冤魚未獲毋舍筌蹄家當未完毋撤藩籬毋以前輩爲不足學而輕議詆毀毋相造爲虛談逞其胸臆以撓上之法也嗟乎斯言也使出于他人則以爲謗而僕固有志于學者也其所以言此必有慨于中者爲高明裁之

又曰吾所惡者惡紫之奪朱也莠之亂苗也鄭聲之亂雅也作僞之亂學也夫學乃吾人本分內事不可須臾離者言喜道學者妄也言不喜者亦妄也于中橫計去取言不宜有不喜道學者之名又妄之妄也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言不宜不喜道學之爲學不若離是非絕取舍而直認本眞之爲學也孔子自言人不如己之好學三千之徒日聞其論說而獨以好學歸之顏子今不穀亦妄自稱曰凡今之人不如正之寔好學者矣

劉鳳曰季世講學輩只是自以爲是居之不疑本無事功也而以功名

之士爲粗迹本無才藻也而以文章之士爲浮華稱佛氏之作用而復詆其非盜道家之糠粃而闢其短亂聖賢之道而壞人心術者莫此爲甚賢者可不辨乎

王世貞曰由濂洛而前其學博而徇其詣淺然其人才大其就實由濂洛而後其學精而純其詣深然其人材纖其就虛

又曰尊德性也主靜也致良知也隨處體認天理也體仁也其欲標名而自專一也善用之皆可以成君子不善用之皆可以成小人

又曰今之談道者吾惑焉有鮮于學而逃者有拙于詞而逃者有敗于政而逃者有驚于名而趣者有縻于爵而趣者欲有所爲而趣者是陋儒之粉飾而貪夫之淵藪也

王錫爵曰陽明先生人品功業粹乎無議惟良知一說斷自楞嚴圓覺翻來其旨融通活潑能使賢者不覺自入而不肖者亦易爲掉弄精神遮藏頭面之地試觀海內賢不肖多寡何如則可以知鄙意所在矣又與耿淑臺操江書敎中蒿目時事而歸本學術之不一誠然誠然以愚

意言之悠悠世道昔未嘗通今亦豈容塞要在我輩認眞本來面目覺得夜氣清明中貪嗔兩根不能盡絕莫輕以己之所難強責他人又莫輕以心之所愧巧飾蔓語學術在此心術在此經世術亦在此竊嘗歎今之學者日日說中庸日日反中庸日日說聖人可師却日日將堯舜所病孔子所不知不肯一毫放過賢者臺下以爲何如人心平乎陂乎世道通乎塞乎承又有乞歸之疏此明知其不可而姑妄想今姑妄言之即此充拓得盡與其想而無益莫如罷想與其言而不聽莫如勿言此亦學術中一竅要也

萬歷十一年吏科給事中鄒元標曰常州知府施觀民靡費民財私刱書院毀之誠是矣乃槪將先賢遺跡一槪拆廢臣不知其解也彼敢于蔑先聖之道者不過惡聚講假僞學以箝天下之口耳孔子大聖尙以學之不講爲憂天縱聰明如陛下日講有常經筵不輟卽仁聖豈加于孔子而睿知豈出于陛下者哉宋眞宗錫九經于州縣學校矣尤及聚徒講學之所聚徒講學自古已然未聞槪以僞學斥也天下生材固于

所稟資有純駁故功有眞僞百僞之中得一眞焉亦足以維世道匡頽
風因僞棄眞是因沙廢金因饐廢食矣佛老之道異于孔子習其說者
焚香頂燈千百爲羣琳宮梵刹遍滿郊坰士誦法孔子談詩書欲將先
聖流風澌滅殆盡亦忍矣天啓聖明將宋儒白鹿石鼓等院不可概棄
是陛下且欲衞先聖之道以詔來茲雖然豈謂我朝人物出宋下哉祖
宗菁莪樸棫作人者深諸儒漸仁摩義特立者衆如薛瑄陳憲章羅倫
王守仁等先後以理學名者不下數十人隄躬垂訓宛然濂洛家法未
可謂國無眞儒也今儒風不振久矣上之所禁下之所避上之所作下
之所放也士不鼓不趨教不振不從臣愚以爲凡所拆過書院先賢遺
跡宜勅禮部令郡邑或概議修或量爲調停雖未必眞儒輩出然使天
下曉然知陛下崇儒重道盛心學術從此而正士習從茲而端未可知
也宣德初大理卿胡概請修整胡瑗魏了翁書院卽諭工部尚書吳中
曰崇名賢于既往正以獎後進于將來宜從所請載在實錄班班可考
史書載循良傳至勤學興文未嘗不艷稱之矧陛下舉動上法祖宗照

曜史册傳之天下萬世其關係詎小哉臣故曰儒術之當崇也

顧憲成曰李延平初間是豪邁人後來琢磨得與田夫野老一般可謂十分細膩這便是一個最善涵養氣質的樣子呂東萊少褊急一日誦論語躬自厚而薄責于人平時忿疾渙然冰釋可謂十分果決這便是一個最善變化氣質的樣子

又曰周子之有易何止吾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奥乎愚以爲太極圖說正天地鬼神之奥也朱子之有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録四子之階梯愚以爲小學又近思録之階梯也

葉向高曰道之弊久矣當春秋時吾夫子已有不明不行之歎然猶以爲明則行行則明也顧自秦漢以來功利訓詁虛空浮妄之習日以汩沒而聖學愈晦雖有天人原道二三篇不能大暢其旨至濂洛諸儒乃始闢蕪剪穢發明性命之説辨析救正不遺餘力而其人率規行矩趨斤斤惟言之遵不敢有圓融變化以溢于繩墨之外其視躬甚嚴故當其時患道之不明不患其明而不行明與諸君子祖述遺言愈精其深

者能救宋儒之偏而苴其漏卽其淺者亦能鑽宋儒之罅而攻其瑕其于講解誦說搜奧窮玄亦既有條理矣而或者行己律身時有所出入使世無全譽不能如宋儒之純白故當是時患道之不行不患其行之而不明蓋宋儒嚴而明儒寬宋儒若拘而言行無不合明儒若通而合者雖多不合者不能盡無惟不能無不合故雖有所明而世疑其行疑其行而遂謂其所明者之不必盡然因相率而諱言學久之遂愈以不明蓋深有足慨然焉吾閩自延平建溪後亦既明且行矣邇來而言學者如晨星海內皆以爲閩學之失傳而閩之人亦自安于樸拙傴僂株守若魚之水而鳥之林棲息游泳而相忘幾于不著不察之弊故閩于是時未暇患行之何如患于因循怠廢不思求明其所行余不佞常思有精詣躬修知行合一之君子提衡標準以其所行證其所明用之鼓舞閩士或當有興者而自愧其力之未足以及此也

又曰或曰朱子之學其行于世也孰爲之余曰天爲之何以明其天也當夏商周之世羣聖繼起而孔子集其成未幾有秦氏坑焚之厄也于

是漢祖興折節崇祀于干戈擾攘之秋使天下聞風而靡而孔子之道尊當漢唐宋之世羣儒繼起而朱子集其成未幾有元人腥穢之厄也于是高皇帝與縣布考亭之傳註于學宮使天下翕然一遵其說毋敢出入而朱子之道尊孔子大聖朱子大賢其道之必尊且信于天下後世固萬萬無疑者然非有漢高帝明高帝開天立極之聖人爲之發明表章亦安能當坑廢腥穢之後煥然揭日月而行乎故夫孔子朱子之道其尊且信于天下後世者孰爲之天爲之也自孔子之道尊而萬世之人得不淪于禽獸自朱子之道尊而孔學益明萬世之人願學孔子者如登天然若爲之梯如泛海然若爲之航故有孔子必不可無朱子也近世之爲新學者好齮齕朱子其始直朱子耳浸淫不已且及孔子蓋至今日士大夫修瞿曇淨土之業其卑訾洙泗家言以爲不足當靈山之下乘者喙爭鳴也孔子之道于是大厄其原皆始于輕詆朱子以至于此夫朱子之學吾不知其何如也然知其爲孔子也近世所崇尚之學吾不知其何如也然而知其未必爲孔子也夫子之言多矣挈其

大旨不過曰博文約禮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如此其繁也而孔子以爲約何也爲其有途而可遵也有規矩準繩而可守也夫可遵可守者孔子之所謂約也而今之所爲簡易直截言之甚可聽也而其實無可遵可守夫無可遵則其途愈歧無可守則必蕩然于規矩之外然則今之簡易直截言者皆惡吾道之拘而逃然以自便也其與孔子約禮之教已判然蒼素之不相入矣又何怪其操入室之戈以自標于門牆之外哉朱子之言曰近世學者求道太迫立論太高往往嗜簡易而憚精詳樂渾全而畏剖析以此不見天理之本然各墮一偏之私見嗚呼此朱子之學所以不謬于孔子也世之人惟其不欲爲孔子也是以輕訕朱子其弊至于悖天侮聖而叛高皇帝之功令也亦大惑已余非能明朱子之學者顧嘗慕夫不爲朱子者之高求其所爲簡易直截而卒不可得也反而繹朱子之言則其說若煩而爲途實甚夷其敎若拘而其爲規矩準繩實一定而不可易以質於孔子博文約禮之指眞有合者竊以爲今之人能爲孔子亦可矣不必更陵孔子而出其上則必別有謬

巧無所用朱子矣如其爲欲爲孔子也而舍朱子其將孰遵而孰守哉
夫朱子者非但學之同于孔子其遇亦同于孔子孔子當周之東而欲
挽之西也轍環列國以尊周攘夷爲事而列國不能用也周遂不復西
而并于夷秦朱子當宋之南而欲挽之北也歷事諸帝以尊宋攘夷爲
事而諸帝不能用也宋遂不復北而并于大元此一聖一賢者其身之
合與不合言之用與不用非但關當代之存亡而天地之所以晦明運
會之所以升降生民之所以爲華爲夷爲人爲獸皆于此決之非如尋
常謀國之士爭一事之是非計一時之得失已也或者曰孔子用而周
必西則吾信之矣夫朱子也而若是班乎余曰不然朱子之地位力量
信不及于孔子也而其學問之所至功業之所竟必足以爲天地立心
爲生民立命則吾以爲自孔子而後儒者之有實用未有遠過于朱子
者當孝宗之初立也朱子上封事至數千言惟以勸政講學絕和議復
仇耻爲說已切中當日之膏肓其後更歷三朝屢廢屢召屢有建白小
之而地方之利病民生之休戚如救荒恤刑之類固已爲之規畫措置

經久可行大之而朝廷之紀綱軍國之謀議如閹豎竊權賢才廢棄兵食耗損諸弊又爲發憤開陳思有補益而其所爲本本原原言之諄復曲折至于世人詆爲迂談而不能自已者則惟在于人主之一心蓋其言曰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係而立又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人主之心可得而正使宋之君臣能用其說必有以成恢復之功而不致覆亡之禍蓋萬萬無疑者然而居官九載立朝僅四十日同時士夫所爲推轂之口與媒孼之談常遞爲勝負而人主之心所爲傾慕倚注欲究其用與所爲齟齬厭畏不能安之于朝廷之上者亦遞爲疑信而卒之陳賈之徒起而攻之雖以孝宗之聰明寧宗之信向亦爲所奪矣蓋賢人君子之道其難行于天下如此然至今讀其封事疏劄及諸奏對之言無不明白正大辭暢而意眞使賈誼劉向之徒爲之不能如是之剴切也故孝宗得其疏至漏下十七刻猶披衣起讀而寧宗每當進講必問熹說云何蓋賢人君子之言其易于感動又如此近世人士旣詆訾宋儒遂

謂其用舍無益成敗而欲束之高閣至如正心誠意之說宋人以為世主所厭聞者今已不復談及學術疎而君臣之誼衰其睽日隔漸以成極否之勢而不可挽回無惑也

又曰自三代之後儒者之用何寥寥也其在漢唐猶云晻曖之日至宋而杲杲扶桑矣然下之常有眞儒之名而上之不收用儒之效此雖世道使然而其時之儒者亦或有立身太峻而于人有所難容持論太高而于世有所難合疑畏既生無由展布遂令後之人謂儒道無關于盛衰至欲舉濂洛關閩之徒束之高閣亦足慨已蓋至明而儒之用肇起于河東大振于姚江稍稍競矣而其後流傳浸失空虛悠謬騰口說而寡事功益為世所詆薄而儒道復絀故夫三代以後儒者之不究于用固用儒道之過亦儒者之不善為用與夫折于儒而無可用者有以致之也

又曰正蒙一書張子自謂根本枝葉莫不悉備又謂如晬盤示兒百物具在而門人范育序之以為有六經之所未載聖人之所未言其推崇

至矣或者以篇中所云太和所爲道又云由氣化有道之名諸如此類其說稍異要之天地間理氣二者原不相離理乘乎氣氣之流行卽理之著見無兩儀四象八卦無以見易無寒暑往來陰陽剝復無以見天心孟子七篇其精者乃在養氣而濂溪太極一圖固云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也夫天地萬物之在于氣中如魚之在水舍水則無魚天地萬物之理不能離氣如影之不能離形舍形則無影聖人功用至于參天地贊化育亦不外是氣之調適耳佛氏以世界幻妄而欲空之是以氣爲可消滅氣旣滅矣卽佛性長存將安用乎故余嘗竊謂衆生與物高下雖殊狥性狥生執著則一夫惟吾儒萬物一體道器渾融空色生滅之名旣所不立畔援歆羨之想更何從來較之彼教不亦簡易而超脫哉張子固云世人不悟陰陽範圍天地通乎晝夜三極太中之矩遂使儒佛老莊混然莫擇多見其蔽于詖而陷于淫蓋其立言維世之本意固在于此

又曰今之學與古之學吾不知其何如也試卽其言論觀之吾夫子之

聖也猶云語上語下擇人而施至性與天道則終身祕之葢總魯論一書其學問規條森然具備然大要就其切近精實者導人以易遵而姑留其高深玄妙者俟人之自悟葢聖人之意遠矣後之君子一有所窺則昭昭然揭日月而行執途之人而語之曰何如爲性何如爲命何如爲盡性至命彼途之人亦惟曰吾已知性命矣問其所以盡與至之則曰此不可思議也不落言詮也嗟夫此七十子之所不能聞者而今途之人皆得聞之尼丘大聖之所不敢言者而後世之君子皆哆然言之是不亦待人之太高而立教之太易也哉吾不敢謂學者之盡無所盡得然而使天下之人相率從事于不可思議不落言詮之境界則其教雖易而反難循其所得雖若精深而反以恍惚無據然則今之學與古之學可概見矣

又曰余聞之薦紳云鄭司寇世威居內臺廷議從祀王文成徐文貞階主其議司寇向故受知文貞者也諤諤而排文成議遂中格今文成祀矣司寇亦以其入祀之年沒道不同不相爲謀豈非數與要以司寇所

自得近則河東遠則考亭宜與文成左矣夫文成自文成耳欲胥世而爲文成故僞者逃焉司寇內絜心而外絜行安所逃乎文成之徒方謂其論說揭日月而行莫之敢非司寇排羣議逆知己以獨伸其是此非苟而已也尊躬修者稱河東茲爲司寇左袒矣下學上達吾夫子有成盟在與其獨創毋寧祖述百世而往孰能廢司寇說也

李恭懿曰易學久晦坊肆中所售者尤可憎厭與諸子弟言又非舉業所宜因問余曰六十四卦始于何時余曰文王重之先生曰非也觀繫辭取諸渙等卦則三皇堯舜時事書言龜筮協從則唐虞時則六十四卦上古已然矣又曰伏羲八卦非盡取于河圖觀繫辭言仰觀象于天諸句及天生神物諸句亦自可見又曰先天南乾北坤後天何不代之長男女而南離北坎耶此大道之玄老易所同又曰古人釋經不敢自信故傳不與經相參小象原自爲類試讀之無不叶韻至後人始分經傳故宋人余琰集說不爲無見若使易無序卦傳不知後人將六十四卦顛繫何狀矣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與無極太極同一意無

極云者從前推後原始云者由後遡前又曰續乾之彖見文王事殷之心

陳氏述訓曰今之人涉獵經史博古通今遂謂學問在是而于五倫之道不講夫學者惟學乎人倫而止耳明此人倫則謂之大識見行此人倫則謂之大踐履弘敷此人倫則謂之大事業若離人倫而爲言開口便錯離人倫而爲行動脚便差五倫之外更有何學問可言也

鍾天完曰余于孟子由堯舜至于湯章而竊有疑也斯道無日不行于世亦無人不可與知顧惟聖人自有眞知耳若謂此見而知彼聞而知果皆待人而後知耶且禹也何獨見而知周公也何以不見知湯也安見獨聞于堯舜文也安見獨聞于湯孔子之集大成也何以獨聞于文王耶抑亦若之云者姑概舉之而非盡其人耶然何不舉其餘者而必此之選耶又如必待人而知則堯舜果孰見而孰聞之耶如謂吾心自有知則堯舜而上若黄帝神農至伏羲畫八卦以開萬世心學之源者何以不得爲道祖耶昌黎氏臚傳其說遂謂孔子傳之孟軻又曰軻之

死不得其傳焉宋儒因附明道篇終則何以不及濂溪也又有異說云孔孟而後儒門淡薄傳在禪家馬大師輩則彼自有衣鉢且將置吾儒諸賢于何地也夫謂孔子傳之孟軻則孔子時親受業諸賢若顏之四勿曾之一貫子貢之超悟子思之精微豈皆不得與孟氏埒乎即他如仲弓閔子南容子賤子羔曾點漆雕開其人與夫公西華子路子游子夏子張其人豈其皆出孟子下乎如以七篇重也則堯一言耳舜十六字禹謨湯誥而外無聞也何以皆列于正傳乎嗣後又以講學論矣又以有功六籍論矣于是紛註脚聚徒傳講者接踵于世如是則鄭康成馬融輩皆六經鼓吹而西晉之談名理寧概出今人下乎又何以均爲吐棄而莊荀揚雄王通輩甚而攘之若寇也又以接道統者必在講學中則堯夫之學術何獨不重于宋儒且孔子以上膺正統者何嘗專屬之講學者也愚嘗求其說而不得則臆爲之解曰論道統于孔子之後若另闢一乾坤別開一混沌然不復可以堯舜湯文之例論矣何也由孔子而上道統必歸治統所謂聰明睿知則命之爲億兆之君以主其

道于上而或又爲之相以翼之當時之民惟日由焉而不知雖其民行之醇如昭明於變有非今人敢望而實未能如今之世理教大明家喻于詩書而人知有禮讓也故其道統之傳不得不專而歸于一迨至孔子生于衰周天固阨之使上不得爲君下不得爲相而獨以匹夫師天下又使之鳴鐸唱竽以廣其傳于不窮眞是前無往古後邁來今者且也一時名賢彙起從之游者蓋三千焉幾遍天下矣精通者亦七十餘也此七十餘縱不皆顏曾豈不人人關閩而濂洛哉乃七十餘之徒所自爲傳又不啻人人七十也是以韓非子曰孔子之後儒分爲七則此外可推也又曰墨分爲三墨亦聞孔而逃者則謂亦孔氏之分焉可也卽老氏以爲猶龍而佛且稱爲西方之聖道並行而不悖亦謂孔氏之分焉可也如是則欲求傳道之的其于何屬哉卽吾儒之內亦且分爲事功爲節義爲辭章爲隱逸焉苟其心迹之無瑕何者不出王于道脈中而安必其以講學爲也故愚以爲論道于孔子以前則其統專而歸于一論道于孔子以後則其統散焉而無歸非無歸也其無不歸者人

人不必孔氏而人人孔子也譬之尊酒焉一人飲之則一人醉十人二十人飲之則不見有醉者矣然而酒力固在也譬之江河以正派而名也分之爲九河猶可以江河名至析爲百川爲千流爲萬派則併其江河之名失之矣然而江河之水不減也如是則凡事功節義辭章隱逸之粹然者皆謂道統之分寄可也即老莊之清淨釋氏之解脫皆謂道統之旁流亦可也非皆欲宮牆而俎豆之也道之散者不得不散取之也道之遠者不得不遠收之也然則孔子之傳可謂獨在孟軻而軻之後便不得其傳哉抑吾于是信孔子之功大也當今之世而復有如春秋戰國之時姦淫而不知耻放弑而不知懼殺奪而不以爲無恩狙詐而不見其無信者乎則誰之功哉孔氏明道之功也故孔子而上天下不可無堯舜禹湯文武之君臯夔伊傅周召之臣孔子而後卽庸主具臣而天下易以治矣是孔子以一人代億萬世之爲君爲相者也蓋天若有意焉生此一人而以後不必生堯舜禹臯諸君臣也豈惟不必生堯舜禹臯諸君臣也孔子時不可不生孔子孔子後不再生孔子亦可

也孔子之道已昭揭于萬世而不容晦也乃孟子猶執向之時數求之而曰天未欲平治天下也乃迄今而王者名世何如也豈迄今不平治乎蓋常規漢高祖之寬仁唐太宗之英武宋祖仁宗之淳厚與其時諸臣赫奕在望者倘亦王者名世之興焉而至我聖祖之應運龍興道統治統眞可以軼三代而繼唐虞者則散者又未始無歸也然而必欲若孟氏之云某君傳某君則世必笑之矣故時至于今縱有若堯舜禹湯者生而在上而再揭一危微精一之旨以列于道統者不得也縱有若孔子生而在下而欲再表章六經以集羣聖之大成亦不得也然則今之得道者而必欲俎豆于孔子之宮牆不必也即欲俎豆之而必取其以理學名而求之講學之中尤不可也釋氏自曹溪以後衣鉢不傳而云明道者多行道者少即于今釋子中求復如釋迦後之燈燈不爽焉可得哉此亦與吾儒之統系遙相似也雖然表章六經以師萬世使萬世可以無堯舜湯文者孔子也表章孔子之道以覺萬世使萬世知其不可無孔子者孟子也則謂孔子傳之孟軻可也而又表章孔孟諸聖

賢之書使六經四書炳若日星而不晦且不敢忽者則宋諸大儒及我
聖祖之功爲尤偉也則以嗣孟氏之傳其亦可近羅溪獨揭高皇帝聖
諭六言以爲直承堯舜之統契孔孟之傳者眞爲曠見而知言矣
李沂曰我朝崇儒右文特隆往代士遭逢盛際象士意指亦往往禔身
砥行以志節相尚用能砥柱頹流型模神聖而儒道藉以廣焉蓋在天
順成化間以理學名家者有若薛文清之深醇吳聘君之嚴重陳布衣
之端默陳檢討之主靜胡敬齋之居業陳克庵之講求張陳白之寔踐
羅一峯之切直周翠渠之篤古莊定山之超詣黃宋軒之航嗜名理章
楓山之冥悟玄機張古城之深探理奧蔡虛齋之精研蒙引鄭汝愚之
學務深造之十有五人者並以軼代之才超世之識啓聖賢之扃鑰袪
末俗之牽纏其志量節概眞可愧夫擅悅富貴狙喜功名者倚所謂儒
林之鳳學海之龍非耶嘗以楊廉紀贊評之堅忍貧賤脊硬如鐵與棲
遲海濱水月自娛者同一恬澹平生議論詩以見意與晚豪于詩傲睨
箕踞者同一洒樂立朝方嚴時輩寡諧與經筵陳說懇懇納誨者同一

忠耿鰲山力諍再起而臥與上元烟火語戒褻狎者同一諒直閶闔呼叫遠謫西南與星變飛章懷忠有効者同一孤憤數臣操行純粹未易軒輊第元楨鄒智早稱奇童見天下之迅發與斯章懋進修不倦見晚節之堅貞斯又絕塵之逸足而士評之所優也若夫讀書一錄豁萬古之顓蒙綱常一疏扶百代之名教其惟薛公瑄羅公倫乎其他超見儻識英聲競氣大都聞兩公之風而興起者乎故理學第一忠孝狀元之稱迄今以為寔錄嗟乎遡玄風于往籍仰山斗于前修予與兩公竊訴慕焉九原可作余願為之執鞭

章潢曰學不本諸身心性命而秖尚記誦博洽以相高者無足論也然仲尼至聖猶韋編三絕好古敏求四教四科未嘗廢文學也故說命曰學以古訓乃有獲凡六經四書孰非古先聖賢之遺訓乎但近之談學者棄往聖之典墳鄙宋儒之成憲一切師心自用游談無根自任穎悟頓修標立宗門謂能使一字不識之凡夫立躋聖位不曰皐夔以上何書可讀則曰六經乃吾心之註脚耳習其教者爲異說侮聖言悖聖道

殆莫可救藥矣矧我朝本以明經造士蓋將涵養薰陶于中正純粹之
歸故即其文詞可以見心術也奈何習舉子業者所嗜反在班馬莊騷
甚則獵戰國策士之雄談及空門話柄以發揮孔孟旨趣杞人之憂豈
徒壞士習已耶至若世之所稱聰明俊傑留神心學者又每每遺棄人
倫結侶方外或單提直指一意雙修所習者寂體靜功所證者眞詮內
典若混三敎而一之其寔視吾聖門典籍不啻糟粕而土苴矣雖然經
書自在也志格致之學者惟莊誦聖經賢傳而紬繹玩味之孜孜乎論
世而尙友多識以蓄德則所徵不差所信愈篤凡一切非聖之書曾得
而惑之哉諒哉窮經不特可適用也寔爲明體之證學古不特可入官
也寔爲入聖之資是窮理多端而惟窮經爲尤要苟曰不然試觀千古
曾有不明經典之聖賢哉
□□□□□曰余嘗覽鏡中州文獻之傳蓋自兩程兄弟崛起倡明以
來一時聞而興者若張謝劉呂諸令哲賢智之士皆燁然有以表見于
世然一遠師門講道漸異故伊川歸自涪陵有皆流于夷之歎而他日

寤歎獨尹氏爲能不失其正斯亦足明執德信道之弗易矣其後晚出者往往流于空虛而不足以涉事耦變以成天下之務信有如東萊伯恭之所私慨夫學不足以涉事耦變而成天下之務此豈儒者之學也哉自後浸微熄時有同異至元魯齋許氏幾矣然于大本一頭無聲無臭之微論者或有遺說焉近世若月川曹氏之純慤相濟何氏之貞介浚川王氏之辨擇要不可不謂有志聖人之學者然皆果于自信而近乎墨守則于千聖以來眞機正脈猶覺不能無一膜片縷之隔也噫斯其可易而語哉

往行

陶安字主敬當塗人元書院山長乙未率父老迎太祖留參幕府吴元年爲翰林學士修國史洪武元年上與儒臣論學術安對曰道之不明邪說害之也上曰邪說害道猶美色眩目鮮不爲惑自非豪傑不能决去夫邪說不去則正道不興正道不興天下烏得而治安頓首曰主上探本至論上嘗賜安對國朝謀略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

宋文憲公濂恭默自持似不能言者常曰古人爲學使正心修身措之行事俯仰無愧而已繁詞複說道之弊也

趙汸字子常新安人元末寓於衛之柯山潛心著述不應徵辟歲壬寅明興江西憲試請題虞公擬策問江右先賢及朱陸二氏立教所以異同公具對卒言劉侍讀有功聖經至論朱陸二子入德之門尤爲精切詳備末乃舉朱子曰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而熹平日所論却是道問學上多了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不墮於一偏也又舉陸子曰追惟曩昔粗心浮氣徒致參辰豈足酬議以說爲證使其合并於暮歲微言精義必有契焉子靜則已往矣虞公評其後曰子常生朱子之鄉而得陸氏之說於二家之所以成己教人反覆究竟明白蓋素用斯事者非綴緝傅會之比也公嘗爲東山精舍虞公常爲之記舉先生之言汸蚤歲學於鄉求程朱緒餘誦習經訓辨釋其文義之外無所致力焉誠恐終身不足知致擧世不能意誠古昔聖賢師弟子之授受如斯而已乎切常思之以求塗轍之正至於道南之歎而有感焉蓋其屬之穴山

者必有所在而豫章延平所以授之朱子者亦有他道不然羅李二公無事業以見於時無文采以垂於後其所學者何學所事者何事而吾朱子所謂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者亦將何所指乎此精舍之作所以顧盡心焉者也其於大學則謂三綱學聖人事爲大學標準八目乃教學者用力之方故明明德新民傳中無學者工夫而修身傳中無聖人氣象其舉古之欲明明德天下者而逆推其用力之序則明古之聖人亦必由學而至而學者之功必可至於聖人又以爲格物是窮盡物理程子所謂講明義理分別是非之類是也致知是程子所謂明諸心又云潛心默識玩索之久庶幾自得之類是也二事不合爲一唯程子言之甚明若曰致知在格物在字之義不同遂疑格致分而爲二則傳中言齊家在修身在正心謂二者合爲一可乎且聞明道先生謂學者若無事可行且去靜坐之言而伊川先生每見人靜坐輒嘆其善學及朱子得于羅李公所相授亦必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有在乎是也由是鷄初鳴則起澄心默坐涵養本源以爲致思之地

而後凡所得於師之指及文字奥義有未通者必用向上工夫以求之於是造詣精深一旦豁然矣常曰讀書最患多疑每展卷則羣疑競起如蝟毛要須程朱復作面命之而後可釋然爾是以質之師而不得者卒求之程朱遺言而有見焉其于窮經之要則有得于九江楚望黃先生而推極之其初見黃先生問其年答以己未黃先生曰先吾刊六經補註之歲也當時或曰書刊矣恐無讀者予曰當是讀者未生耳豈知吾子適生是歲邪然春秋託始之歲亦己未斯文緣契實在斯乎先生請問窮經之要惟告以在乎致思之道乃舉一事爲例禮有五不娶其一爲喪父長子先儒以喪父無兄者當之如使其言已然則喪父無兄之子何罪見絕于人如此先生思之久而後得其說曰此蓋宋桓夫人之類爾古註言無所受命猶未失也若喪父而無兄則大功之親皆得爲之主矣黃先生大稱善遂授以求春秋書法曰楚殺其大夫得臣此書法也當求之二百四十二年之內夫人姜氏如齊師此書法也當求之二百四十二年之外旣又爲易置其語曰楚殺其大夫得臣此書法

也當求之二百四十二年之內先生受其說退而思之久乃悟其意則二百四十二年之外者魯史書法二百四十二年之內者聖人書法也黃先生各以二義貫一理之旨以爲單傳密付悉在于斯先生卽黃先生六經補註等書取凡爲春秋說者參以耳聞類萃爲春秋師說三卷復因其意爲春秋集傳十五卷旣而求之於經終有未合聖人之意因思載紀經解有曰屬辭比事春秋之敎也始悟是經全以一筆一削見義苟不屬辭比事考其異同之故以求之未有得其說者蓋左氏與杜註有得於魯史遺法主史以釋經而不知有筆削之法至若公穀啖趙陳氏俱有屬辭遺意則知求筆削之旨而不知先考魯史之舊章二者各得一偏不能無弊合而求之具見得失由是不傳之旨煥然復明每謂非黃先生敎以先考史法而後經義可求則不得其門而入也又重改集傳越四載始克成編復思是經倫類區別爲義至精參互錯綜易相矛盾苟不推類以通之豈無遺憾遂著春秋屬辭八篇雖萬變不齊始各有條理于是一經本旨方完每讀苦思之功若有人助聖人復起

不易吾言又以爲春秋必考傳事實爲先杜元凱陳君舉皆有得於此而各有所蔽因著左氏補註十卷吾鄉楓林先生亦以窮經爲務而莫肯雷同一見是書輙曰前無古人春秋之旨論文于此矣時駙馬都尉和陽王公鎭徽以春秋屬辭師說左氏補註下商山義塾刻梓以廣其傳然屬辭詳註筆削之秘集傳乃明經世之志必二書相表裏而後經旨無所遺逮屬辭成書復集傳使歸于一至昭二十七年而賫志以沒門人倪向誼證以屬辭義例盾之以平日所聞于先生者參互考據足成之若尙誼亦可爲有功于先生之門矣其于易經則聞之黃先生必須明象又曰易象與春秋書法廢失之由大略相同茍通其一則可以觸機而悟矣先生春秋本旨旣明于易寤寐不忘致思每有所悟則胃然嘆曰董先生豈欺我哉嘗曰春秋文義賴孟子之言而後有據于周易亦必見其說如孟子之論春秋者而後聖人之情可得而推焉先生常作序卦圖說及經文開端乾坤屯三卦解大略以爲羲皇設卦繫辭名之曰易繫辭易傳上篇所贊皆其事也神農黃帝氏繼作各因羲皇

之易別定卦序自爲一代之書逮夏而商其辭則世有增益蓋無不備皆爲占筮之用連山歸藏是也至周文王以至德而不免羑里之難乃本羲皇之易因其交易對待相易相因之象定于上下二篇以天地之道明君臣之義因陰陽消長盈虛之變以著人事進退存亡之戒其辭之所繫必有關于此者取之而非聖人一時自爲是言也逮周公相成王二叔流言召公不悅亦有感于先王憂患故乃即卦爻彖象取其愛惡遠近相攻相取之情作爲爻辭與先王之書相表裏以其制作之旨視連山歸藏少異題曰周易其書與二易俱掌於太史占筮家得通用之而義則不專主于占筮孔子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始終要其無咎此周易之本義也蓋先王所求論周易本旨如孟子之論春秋者卒有得於夫子斯言而不暇乎他求也

山西霍州學正曹端字正夫河南澠池人篤尚理學教人務躬行寔踐日事著述有四書說詳太極圖通書西銘釋文孝經述解性理文集儒

家宗統譜家規輯存疑錄等書座下足跡兩磚處皆穿專靜之功居多
詣縣上書請毀淫祠年荒勸賑存活甚衆父好善信佛及聞端言聖賢
之道卽從之于是作夜行燭一書與父誦之其言曰佛氏以空爲性非
天命之性人受之中老子以虛爲道非率性之道人由之路其言甚精
在霍庠十餘年士子皆服從其教循循雅飭一於禮義郡人亦皆薰陶
而化方岳重職不敢以屬禮待至其郡必敬謁之凡考校諸庠生必請
端主其去取後調蒲州學正霍庠弟子上章願留之蒲庠弟子亦上章
爭之霍州先上得允後竟終于霍一郡人罷市巷哭童子亦泣非其德
化之能感人如此哉學者稱月川先生按曹月川學行猶在吳康齋與
弼之右楊方廉震理學名臣錄乃載康齋而遺月川豈微其爲校官耶
正德中大司馬彭莘菴澤稱曹月川爲本朝理學之冠又舉從祀孔子
廟庭嘗致書河南李巡撫曰我朝一代文明之盛經濟之學莫盛于誠
意伯劉公潛溪宋公至于道學之傳則斷自澠池月川曹先生始也尚
論君子宜考於斯

劉觀字崇觀吉水人正統戊午舉江西鄉試第一明年登進士第未幾以疾告歸尋丁內艱服除遂堅臥不起杜門謝俗以讀書養性爲事四方來學者日衆隨才造就縣尹劉成爲築書院於虎丘山題曰養中取劉子受天地之中以生能者養之以福之義因箴以見志所居四壁書先儒入德造道修己治人之事以稱觀省復列責志恆心二圖置座左右又大書誠明敬義四字各爲箴以示教嘗語諸學者曰小學一書是教做人樣子到老須以此立脚又曰吳文正公嘗云一舉作狀元便謂事業了當者鄙人也斯誠確論又曰吾幼見青紫赫奕知進士之貴輒慕爲科舉之學既臥病京師讀先儒諸性理書乃知科舉上更有此學又輒慕爲之今殊覺非貴也或請著述曰朱子吳文正之言尊信足矣何復言問取勤儉恭恕作四箴以教其家取呂氏鄉約表著之以教其鄉冠婚喪祭悉如朱氏家禮嘗有詩云願做好人情節苦要圖快活令名汚康齋吳與弼嘗誦其言以語人曰觀此足以知其操矣書院之退居曰臥廬學者稱爲臥廬先生

吳與弼字子傅號康齋臨川人故司業溥子也資稟英異八九歲時讀書鄉校嶷然有立年十七祖病劇祖母欲爲之取辭弗肯明年祖母復病以祖喪未大祥固辭不肯君子已知其志向不凡矣永樂己丑年十九一見伊洛淵源錄道統之傳心慨慕焉及睹明道亦常有獵心乃知聖賢之必可學遂棄舉業謝絕人事獨處小樓之上日玩四書諸經洛閩語錄收斂身心沉潛義理視世之所尙舉不足爲其志直欲造乎聖賢之域其詩曰九仞始一簣千里方跬步又曰誠當通鬼神志當貫金石蓋不下樓者二年辛卯冬以用工過苦致疾遂還鄉遭風舟幾覆衆皆驚怖失措先生獨正襟危坐舟定問其故曰吾守正以俟耳嘗語學者曰吾平生得患難而進學胡九韶曰惟先生遇患難能進學在他人則惰志矣嗚呼天所以困窮拂鬱其身蓋欲堅執仁而勝大任也于世味淡然嘗從楊洗馬學見先生器識超卓未嘗以子弟禮相待情義極厚洗馬位居保傅屢寄聲於先生竟無一字相答先生道益尊譽益廣天下仰之縉紳尙德之士累上章褒薦俱引疾弗起天順元年十月忠

國公石亨上疏論先生學行之高士類爲之矜式朝廷宜禮聘至京崇以祿位俾展嘉猷英宗皇帝允其言遂遣行人奉詔至小陂二年三月上道五月壬寅至京授左春坊左諭德先生疏辭謝上召入文華殿從容顧問尋遣使賜紗羅羊酒柴米續奉旨朝廷久聞高誼特用徵聘今惠然遠來朕深嘉悅然幣以將誠官以命德禮非過也不允所辭士友咸勸先生就職先生曰淺陋之學衰病之軀豈堪職苟就職便須屹然風采動于朝端方不負天書期待之重豈敢但爲竊祿已哉甲辰再疏辭職奉旨固知本心不干仕進亦不煩以冗務特處以宮僚之職不必再辭戊申學士李賢請召先生入內閣講中庸己酉三疏懇辭奉旨固辭雖得難進之義揆之中道無乃過乎欲觀祕書可勉就職丙辰先生令子瑛赴吏部告疾部以疾聞上知先生終不可留略有允辭之意七月庚寅四疏終辭奉旨既年老有疾不能供職准辭丙申進封事一曰崇聖志二曰廣聖學三曰隆聖德四曰子庶民五曰謹命令六曰敦教化七曰清百僚八曰齊庶政九曰廣言路十曰君相一德同心語載集

中己未召入文華殿上眷注無已丁寧勉之著書垂後賚以鈔幣給以
月廩復遣行人王惟善送歸仍賜詔褒嘉以示拳拳之意先生既辭上
令內官傳旨勅行人惟善曰天氣近寒吳與弼年老一路好生看顧莫
教他費力上之眷遇亦云至矣先生拳拳愛君之誠豈忍遽去豈不欲
行其所學以繼二帝三王之治顧乃懇辭者蓋有不得已焉耳己卯九
月遣門生車其進謝表己巳十月十七日以疾卒享年七十有九嘗舉
程子之言彌學者曰言人當以聖爲志言學當以道爲志然進修不可
躐等必先從事於小學以立基然後進夫大學以極夫體用之全讀論
語則以博文約禮爲要孟子則以充四端求放心爲本中庸則謹乎存
養省察之功以致中和之極明太極以知性之原究西銘以識仁之體
易宗程朱而鄙後世新奇之說書則古文雖致朱子之疑或者以爲僞
書而刪之先生以爲古文雖平易而義理亦精深固不得而去取也朱
子詩解已無餘蘊春秋則本程子而資胡氏之發明三禮則講而習之
以見聖人品節之詳常嘆宋末以來箋註之繁皆支離之說眩目惑心

非徒無益而又害焉故不輕於著述異端雜說不接於目俗儒之說一覽而得失瞭然理明義精也程朱之言不忍釋手心契道合無古今之異也先生剛毅疾惡慕明道之明易凡遇逆境必加含容用力既久渾然無復圭角之露然當風頹俗靡之中壁立萬仞非剛毅不能也好書字奇古自成一家暇則咏物適與胸襟高邁曾見咏桃一詩云靈臺清曉玉無瑕獨立東風玩物華春雨夜來深幾許小桃又放兩三花有吾與點也氣象先生風格高邁議論英發善啓迪人聽其言踴躍思奮同詩蜀中有陳眞晟欲見吳聘君張廷祥謂不可見不必見羅一峯平生亦未嘗一語稱康齋其復張都憲書推章德懋陳剩夫蓋與廷祥不必見之意同康齋嘗與弟爭田褫冠因首跪訟府廷廷祥作書切責之末云當上告素王正名討罪豈容先生久竊虛名至論其學術觀其集序諸作與夫疏陳十事皆枯淺寂寞草率粗略無所發明至於日錄所記每多說夢見文王孔子朱子又言夢孔子來訪如是者至再至三㻴綴所記或不爲誣云

薛文清居家八年四方學者甚衆公惓惓以復性爲教常曰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驗於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以異於買櫝而還珠也公爲學貴踐履一言一動於理有遺便覺身心不安辭受取與必揆諸義晚年玩心高明踐履篤實其出處大節光明峻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接人無大小衆寡一以誠待之其言平易簡切不爲穿鑿奇僻之說周易太極圖西銘近思錄未嘗釋手嘗以程門教人居敬窮理接引後學著讀書錄二十卷多名言嘗曰自朱子後性理已明正不必著書程明道許魯齋皆未有所制作而言道統者必歸之亦確論也古穰雜錄本朝仕途中能以理學爲務纔見薛大理一人劉文安嘗請公從祀廟廷言官屢乞亦不報隆慶改元祀廟廷

薛文清公以內閣致仕居家八年四方學者從之甚衆公惓惓以復性爲教嘗曰此程朱喫緊爲人處歐陽公言性非所先誤矣又曰學者讀書窮理須實見然後驗於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異於買櫝而還珠也忽遘疾彌留衣冠危坐于正寢精神不亂悠然而逝時風雷大作有見

白氣上升天嘗曰格物只是格個性吾于日用之間必體察之何事是仁之發見何事是義之發見至于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是其貫通處也每以聖賢爲師隨其所寓圖書箴規常在左右手不釋卷一言一動於理稍有違失便覺身心不安凡辭受取予必揆諸義一毫不苟晚年玩心高明默契其妙有不言而悟者矣

李承芳字茂卿湖廣嘉魚人舉進士官大理寺評事三年進右寺副君貞高志在天理不甚事事獨以講學明道爲務敢爲危言激論嘗謂當今壞天下者莫如學校科舉甚者先儒註疏欲一切廢棄抹殺直探孔子孟軻之奧聞者駭其詞莫察其意羣咻衆訕指以爲狂爲惑而茂卿傲然不顧不惑不沮也久之遂謝病去與其弟承箕世卿講道于黃公山時世卿已舉于鄉不肯會試聞五嶺之南有陳公甫者號白沙先生以道學名重天下白沙之學不立文字教人端坐澄心優游停涵久之渣滓消融神明內朗其學號簡易直捷一時學者翕然趣向然亦或訾且議之世卿心獨喜其說往見白沙大喜曰吾與子神交久矣自嘉魚

至新會涉江浮海水陸幾萬里君往見者四白沙與登臨弔古賦詩染翰投壺飲酒終不及為學之方久之世卿曰箕得之矣凡學以言傳非眞傳也其有目繫而道存者乎遂歸初世卿讀書山中作亭瞰水扁曰洗耳固已超然有混濁寰宇之志及歸自白沙日端坐一室洗滌身心不涉階級徑造本眞或勸之著述曰近世箋註繁蕪郢書燕說鼎沸絲棼方欲一劃去之而更推波助瀾耶顧猶喜吟咏客至相與劇飲賦詩醉起書之劄草濡墨斜斜整整無不如意及為文章刮濯塵垢無起無止莫可端倪如山川出雲雷雨交至倏然雨霽天日淸朗亦可謂奇偉傑特者矣久之茂卿自大理得歸二人日聚黃公之臺更唱迭酬伯仲之間自相師友家徒壁立磬縣家人告不足二人相視而笑曰吾道非也或曰白沙之學不事著述大厓之見於文與詩抑何多耶豈以是為非著述乎王鏊曰道去言耶去行耶聞昔之君子有終日言而未嘗言者余何足以知之大厓之銘白沙曰虛以本立動而能神凝而涵之天飛淵淪嗚呼其殆以自見也夫

西原先生薛蕙字君采憫學者溺于多岐作約言憫學者執言詮以求見聖人之心而不能自見其心也作五經雜說憫方士穿鑿性命之外而不知養生也憫世儒汎象于有無之內而不知無爲之爲有爲也作老子解先生之學無所不窺不名一家中歲始好養生家言自是絕去文字收斂耳目澄慮默照如是者若干年而卒未之有得也久之乃悟曰此生死障耳不足學然因是讀老子及瞿曇氏書得其虛靜慧寂之說不逆于心已而證之六經及濂洛諸說至于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之謂中曰是已是已故其學一以復性爲鵠以愼獨爲括以喜怒哀樂未發爲奥以能知未發而至之爲竅自是收斂耳目澄慮默照如是者又若干年而後信乎其心其自信之確也乃著之于書唐順之曰心學之亡久矣有一人焉倡爲本心之說衆且譁然以老禪而詆之矣學者避老佛之名雖精微之論出于古賢聖者且惑而不敢信矣先生且援世儒之所最詆者以自信而不惑其特立者歟先生少嘗刻鏤于詩世絕喜其工今所傳西原集者少所作也既有志于道則棄不復爲雖爲

之亦絶不較工與否然西原集世爭慕効之而約言老子解好之者希矣先生自爲刑部時直武廟南狩抗疏諫禍叵測先生晏然後大禮之議與乃擬爲人後解奏入下獄已而復其官然已爲權貴人所不懌矣已而竟爲給事中某搆先生罪先生上書訟坐是罷後所搆事解吏部數移文促先生赴官時權貴人且張甚曰是可褰裳而蹈淵也哉竟屢薦不復起先生嘗書於余叩以致虛極守靜篤於未發之中其旨同異余未及復請於先生也竊妄意之寂而未嘗無感而未嘗有吾儒之所指爲中也乎內有鍵而不出外有扞而不入老氏之所指爲虛靜乎以是復於先生先生其許我哉雖然先生之註老子則可爲其䯝者矣

王公守仁天資絶倫少喜任俠長好詞章壯好仙釋既而好學以斯道爲己任以聖人爲必可學而至江西羅欽順嘗寓書守仁謂其名實儘已出人只除却講學一事足彀一生守仁笑答之曰諸皆餘事守仁平生唯有講學一節耳故其屬纊之際家童問何所囑乃應之曰我他無所囑平生學問方纔見得猶未能與吾黨共成之爲可恨耳

陳恭愍選立志以聖賢自期潛修默識不求人知其學以克己求仁爲要因自號克菴讀書不資於文辭遇格言卽手錄於册爲力行之助平生若不出口視所當爲者不顧利害其處事緩而詳御下嚴而恕至於言動端莊雖家人見其終身然也

陳眞晟字剩夫莆田人嘗以布衣詣闕上書及歸欲以明初志乃以布衣自號學者稱布衣先生年十七八卽能自拔於俗專心致志以儒爲業乃入長泰山中從進士唐泰治舉子業業成薦於有司至福州聞防察過嚴無待士禮乃辭歸自是不復以科舉爲事致力聖賢踐履之學初讀中庸倣存養省察工夫覺無統緒繼讀大學始知爲學次第乃以大學爲據又讀大學或問見朱子博採主敬之說以補小學工夫始知敬者乃大學之基本也乃求其所以爲敬見程子以主一釋敬以無適釋一始于敬字見得親切乃實下工夫推尋此心之動靜而主於一則靜有所養而客念不復作矣動而主於一則動有所持而外誘不能奪矣嘗語人曰大學誠意章爲鐵門關難過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蓋

意有善惡若發於善而一以守之則所謂惡退而聽命矣又嘗語人曰人於此學若眞知之則行在其中矣蓋以眞知處善安循理樂所行甚順然而氣質有偏勝嗜慾有偏重二者用事其順而易者反逆而難矣此聖門論學審問愼思明辨之後又加以篤行也天順三年用伊川故事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採程氏學制次採朱氏論說補正學工夫次作二圖一著聖人心與天同運次著學者心法天之運次乃言立明師補正學輔皇儲隆教本數事以終上文圖說之意書未上疏乞召見而陳其說不報及書上下禮部看詳其事竟寢繼而家居讀提學憲臣頒行勅諭教條有主敬窮理修己治人崇正學迪正道敦尙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等語喜曰此學校雖崇正教而科舉不定正考雖有正教不行也因採勅諭中要語參以程氏學制呂氏鄉約朱子貢舉私議作正教正考會通定考德爲六等考文爲三等各爲條例可據而行又纂長書告當路諸君子諸君子終不能推行其說事亦寢布衣學有所得者至是皆無所遇聞臨川吳聘君名欲往質之乃貸其家之直得五

金𢹂其兄子一人以行戒之曰我死則瘞於道題曰閩布衣陳某墓足矣行至江西張元禎太史止布衣宿扣其學大加稱許曰禎敢僭謂自程朱以來惟先生得其眞彼吳許二子亦未如聘君者不可見亦不必見也遂還鎮南

鄭伉字孔明常山人初治舉子文理蔚然二十爲博士弟子及省試一再不合棄之曰願親揚名恐不在是也乃走豐城拜於丁潛軒之門求踐履寔學時年三十餘矣乃復見康齋先生於崇仁康齋曰此間工夫非朝夕可得恐誤子遠來對曰此心放逸已久求先生復之耳敢欲速乎因受小學日自驗於身心餘得閱四子六籍之要久之於道若有見焉乃歸築室於龍池之上日取諸儒議論一切折衷於朱子凡古載籍鮮不讀但不讀佛老之書嘗謂其毀肢體滅人倫即不容誅又何待讀其書而後辨其繆哉

胡居仁字叔心餘干人自幼穎異有大志得隣家所遺物即還之隣人皆驚嘆以爲其長也必非常人六七歲從學家塾言動如老成人年幾

冠從安仁於同知學舉子業知無所得而厭之及聞吳與弼在崇仁講
義理之學慨然往從之游於是盡棄舊學一以求道爲心卜隱邑之梅
溪謝絕人事而人亦無有能知之者其學以主忠信爲本以求放心爲
要以聖學成始成終爲敬因以敬名齋動靜語默出入起居常以敬爲
所處家庭如在朝堂臨妻子如對賓客端莊凝重蹈矩履繩器物之微
亦必區別精密沒齒不亂至隱微幽獨之際則愈嚴愈密故其詩曰謹
獨功深切防微意最玄交爭眞在此要不愧皇天每日必立課程詳書
得失以自考終朝竟夕孳孳不倦每聚徒講學嘗曰第一怕工夫間斷
多有質美者好高入於禪騁詞失於矜不知察省操存爲何事安能造
道德之域蓋隱然有自任意嘗適閩歷浙入金陵從彭蠡所至豪傑相
辨詰道蘭溪章文懿公往見相與談論經宿而別次早公再至而先生
行矣此其意亦必有在也南海陳獻章倡勿忘勿助之學自謂得先聖
不傳之祕先生曰章德懋言陳公甫不害世只有今之貪利祿者爲害
世是不知莠之亂苗但知蒿艸之亂苗也又曰莊孔暘觀其詩只豪曠

之士此風既成則學者皆流曠闊狂妄之地爲害亦不細其知言每如此嘗曰人以朱子調息箴爲可以存心此特調氣耳只恭敬安詳便是存心之法豈假調息以調息存心害道甚矣又曰參同契陰符經朱子註之甚無謂使人入異端去調息箴亦不當作先生自言三十後學始親切故以吳澄三十年前好用功之說爲阻學者進路當曰聖賢至老則經歷事多閱理益精操養益熟故孔子示人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非若聰明才氣之老不及少也

邵寶無錫人初知許州以古文古行知名論諸生義利公私之辨及忠孝大節聞者感動尤急民事躬課農桑倣朱文公社倉立積散法行計日澆田法爲備荒計提學江西敦尚道義以身爲教遠邇向慕正德四年累遷都憲督漕運劉瑾擅權無所通瑾銜之數令人以危言撼之不爲一動乃揑旨勒令致仕寶性度端雅臨事猶講學未嘗疾容遽色嘗曰願爲眞士夫不願爲假道學於聲色貨利嬉戲絕口不言惟潛思著書闢拓古今粹然自出機軸名重海內後瑾誅起爲禮部侍郎以母老

乞終養嘉靖初復起爲禮部辭不就卒諡文莊

陳庸字秉常南海人力行好古成化甲午舉於鄉聞陳獻章講學江門往師事之獻章深服其德量自以爲不及與張詡李孔修爲莫逆交詡初見獻章庸爲之介紹或詢詡爲人獻章曰余知庸庸知詡何問焉庸潛心理學多所自得其學以主靜爲本羅倫莊㫤望重一時少許可遇庸輒嘆賞年踰五十親友強之仕釋褐荆門州同知蒞任五日不能隨時俯仰輒拂衣歸足跡不履城廓督學憲副王弘請與相見竟謝不赴友人謝佑卒貧無以葬罄囊助之病革沐浴更衣設獻章像焚香再拜而卒年八十六所著有東峯語錄其徒多以科第顯倫文敍最著

醫閭先生賀公欽少穎敏沉厚好學偶得近思錄朝夕玩讀得其旨要遂厭俗學成化二年舉進士爲戶科給事中見白沙論學嘆曰至性不顯寶藏猶霾世卽用而我奚以爲用卽日上疏解去官執弟子禮事白沙卽別肖其像縣室中事之甚謹

楊文恪公廉之學門戶自程朱淵源自六經權衡百代低昂漢唐故其

發之詩文鑿鑿乎程朱之矩度若求之漢唐則不及深信篤好程朱之書老而勿懈自修諸身施諸政以至文詞書禮冠履衣裳之細必取法焉或羣言之淆人莫適從也先生輙舉二夫子之言曰程朱云云吾不知其他可謂言程朱之言行程朱之行服程朱之服者矣

陳獻章字公甫號白沙廣東新會人身長八尺目光如星右臉有七黑子如北斗狀穎悟絕人讀書一覽輙記正統丁卯領鄉薦戊辰辛巳再上禮部不第聞康齊稱伊洛之學遂棄其學而學焉居半載遂絕意舉子業築一室名陽春日杜門端默其中以明心爲務即久若有得焉成化二年復游太學投邢祭酒讓試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曰能幾謀藝稷冒寒思植桑少年負奇氣萬丈摩青蒼夢寐見古人慨然悲流光吾道有宗主千秋朱紫陽說敬不離口示我入德方義利分兩途析之極毫芒聖學信匪艱要在用心臧善端日培養庶免物欲戕道德乃膏腴文詞固粃糠俯仰天地間此身何昂藏胡能追逸駕但欲嗽餘芳持此木鑽柔其如磐石剛中夜攬衣起沉吟獨彷徨聖途萬里餘□短心

若長及此歲暮未馳車適康莊行遠必自邇育德貴含章邇來十六載
滅迹聲利場閉門事探討蚍俗如驅羊隱几一室內兀兀同坐忘那知
顛沛中此志竟莫強譬如濟巨川中道奪我航顧茲一身小所繫乃綱
常樞紐在方寸操舍決全亡胡爲漫役役斵喪良可傷願言各努力大
海終回狂邢大驚曰龜山不如也即颺言於朝薦謂眞儒復出由是名
動京師一時名士羅倫章懋莊昶周瑛輩皆樂與之友給事中賀欽師
事之即抗疏解官去歷事吏部時侍郎尹旻賢之遣子從學辭不納薦
紳謁見考德問業無虛日成化己丑復下第南歸絕意仕途四方來學
者日益衆乃築小廬山書屋以待學者雖中官緇流番夷農賈接之無
不得其懽心者家故貧或貸粟於人僉事陶魯以田遺之不受海北提
舉汪廷貞慕甚作懷沙亭以想像之江西布政使陳偉修復白鹿洞書
院走書幣聘爲師謝不往先生常曰吾年六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
於古聖賢垂訓之書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
所以用力之方既無師友指引惟日尋書册忘寢忘食如是者亦累年

而卒所未得未得者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有湊泊脗合處也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靜坐久之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又謂爲學須從靜中生養出個端倪方有商量處未可便靠書冊也其大要如此成化十八年廣東布政使彭韶疏薦之至京命吏部考試獻章辭疾不赴復上疏以母老懇乞歸養時太監梁芳素慕獻章名言於上特旨授翰林檢討俾親終疾愈乃來供職獻章不辭上疏謝恩即歸時張汝弼又贈一絕句云平生渾未識丹砂赤土時將向客夸忽憶自家丹一寸辰砂猶自隔天涯蓋譏其不得進士乃假道學以欺人也此時猶未釋然於白沙故云林俊曰先生澄瑩開朗韻致極高自遊康齋而心學正友一峯而節概明友定山而詩學又大進勾狎烟霞陶寫風月有堯夫之襟度識量亭洪才慮深遠有明道之風致而從容懿醇軒特斬絕則有叔度之雅與子陵之風焉先生雖不用於時而道風義槪歆

動天下天下之士稍知自立而不隨風以靡者又誰之力歟使遊濂洛
閫關得其微言奥旨似羣哲今數聖以肩頂四子無疑也
陳獻章字公甫新會人自號石齋居白沙村人稱爲白沙先生生而資
禀絕人幼覽經書慨然有志於思齊聞讀秦漢以來忠烈諸傳輒感激
咨嗟繼之以涕洟其嚮善蓋天性也壯從江右吳聘君康齋遊激厲奮
起之功多矣未之有得也既歸杜門獨掃一室日靜坐其中雖家人罕
見其面如是者數年未之有得也于是迅掃夙習或浩歌長林孤笑絕
島或弄艇投竿于溪涯海曲忘形骸捐耳目去心智久之然後有得焉
於是自信自樂其爲道也主靜而見大蓋濂洛之學也繇斯致力遲遲
至於二十餘年之久乃大高明不離乎日用一眞萬事本自圓成不假
人力其爲道也無動靜內外大小精粗蓋孔子之學也濂洛之學非與
孔子異也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誠之其理無
二而天人相去則遠矣繇是以無思無爲之心舒而爲無意必固我之
用有弗行行無弗獲有弗感感無弗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故病亟將

絕不以目而能書不以心而能詩天章雲漢而皆金石

羅一峯倫天資剛明清介澹然無欲勵志聖賢涵養純正教人本之以誠敬成之以寧靜又以小學近思開發之惓惓不少怠於功名富貴直如浮雲過目終日乾乾不自滿足潛修之功垂死不已而踐履益純此靜見正密之銘所以作也楓山語錄曰一峯氣魄大感動得人嘗謂其可正君善俗我輩只可修正立事又曰一峯剛毅不可及愼言曰或問陳克菴曰節行振世羅一峯曰學術衛道請析諸賢曰由士賢充之也仁爲己任死而後已者乎由彝正充之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而不爲者乎

章文懿公懋論學者須大其心胸蓋心大則萬物皆通必有窮理工夫心纔會大又須會小必有涵養工夫心纔會小不至狂妄矣論學術程朱後又大壞矣必須眞聖賢出方能救得論政體第一是格君心收人才固民心爲本然後政事可舉而行也論世道惟唐虞三代之盛皆是聖人在上致中和下此一泰一否祇憑氣運推盪耳論家法如鄭義門

兄弟爭死篤義如此其家安得不悠久乎論風俗須做橫渠復古之志行藍田呂氏之鄉約庶可一變而厚論吾婺有三巨擔自何王金許沒而道學不講自忠簡獸成沒而功業不彰自吳黃柳宋謝而文章不振後學可不勉乎論居常處困每誦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語便覺自儆拔論居敬自謂專一上見功覺得心中無甚放僻邪侈之雜論窮理自謂於精義處得力見進退辭受之節頗分明不敢放過先生專志六經附博子史意所詣極將欲起婺學數百年後會北山魯齋仁山白雲之派以上接東萊晦庵之傳

蔡清字介夫號虛齋晉江人成化丁酉福建解元辛酉進士歷官國子祭酒公凝重端永操養力專而進取之念故略初友爭永貞孫九峯拜何椒丘願爲弟子既又友儲植庵楊月湖好古獨信貞風淵軌使人躁息妄消嘗曰吾始念一靜字既又念一虛字自覺安便不費力又曰學而養正性持正行聖賢言語熟復深玩則舊去新來日改而月以化又曰前輩何常不教人舉業義理充拓發由中之蘊儜梧以時文之式自

然神采動人奚必搜奇索隱取難字爲工居官無所見於措施而易有精詣學子請益所至履恆滿官所恆數百人泉之易實出指受一方文物之盛實始焉

穆孔暉字伯潛號玄庵堂邑人弘治甲子山東解元乙丑進士改庶吉士歷南太常卿謚文簡嘗以學士掌詹事府辛卯春某月日公已赴闕候講以陰雨免朝隨衆而回俄聞上御文華殿亟馳以趨已不及矣即上章自劾明日得旨改南京尚寶司卿舉朝駭愕給事中葉洪上言穆某聖代淳儒留之左右必足以裨益聖德不報公惟循省自咎無幾微見於顏面壬辰轉南太僕少卿癸巳遷南太常寺卿公德望隆重善類推先自爲學士至官太常擬侍郎皆不果用然益昭輿論之有在矣甲午夏以疾自陳得致仕歸常謂古之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今性命之原習讀而未始自得之顧謂其見道安知非浸溺於俗慮也邪於是抉去藩籬力肆弘博經訓之外雖世儒所斥以爲異端如佛老者悉取其書精繹而羣說之以與吾聖人合曰惟中固無是分別相也久之洞見

道原通達爲一嘗論心學之要曰鑑照妍媸而妍媸不著於鑑心應事物而事物不著於心自來自去隨應隨寂如鳥過空空體弗礙觀此則公所得信乎玄矣

沈憲副齋居室蔬食布衣雖出仕視爲諸生時略不加飾田產僅給衣食而已或問先生高居顯爵何自苦若此曰恥惡衣惡食不惟爲學不專抑且教子孫以侈耳嘗曰齋年少時遂有志聖賢之學從莊敬齋章楓山之門其於古聖賢之書無所不講後在南臺爲無師友指引公事暇惟日對聖賢遺書廢寢忘食者數年而後豁然貫通始知道理皆具於心不假外求若徒求之紙上而無得於身心終無進益

吉水羅公僑歷官有聲嘗爲台州知府平生潛心理學所著甚正嘗作潛心錄以貽其子所論性理之懿極有旨義眞學者所當潛心也有云每見青天白日便看吾心光明何如每見雲影蔽日便見吾心昏蔽何如每見草木生意便看吾心生意何如每見禽獸自適便看吾心自適何如又云人於一日自朝至夕由興至寢不可有一毫惡念惡念一萌

即斬絕之使根株悉拔不可一息無善念一萌即充廣之使若泉達火然此二條人能體驗于身心則心無不存而身無不修矣德學如公真一代巨望

金賁亨字汝白吳縣人弘治庚戌進士歷官西江提學副使偕其同郡友人應公大猷遊南雍遇海寧許杞山爲同舍生論學豁然大悟乃知向之所學者名檢乃嘆曰是豈名檢足盡乎朝夕過從以講論咨叩爲事杞山者許公相卿也以學行擅于浙中先生既得學問大旨於是卓然以聖人爲必可學動止作息語默酬應務與學俱嘗愛橫渠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初學當以心爲嚴師及伊川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之語日用工夫莊敬嚴密言動有紀細過必錄諸儒論學方要有藉以求至夫聖人之地蓋動履既篤德性堅定矣而先生之心不自以爲足也及留曹謁告屏居數月取明道延平二先生書反覆潛玩若有念於心焉一夕夢明道伊川二先生在坐先生詣前拱揖伊川起謂曰家兄最好工夫覺而大悟乃知前日工夫用意過苦責效太迫反入於銳進

助長之病其於澄然眞體似未有悟入處由是爲學一以明道爲宗默坐澄心體認天理一意涵養勿忘勿助久之端倪呈露靈明畢照隨遇順應不倚色相不加襯貼眞趣日融內外合一矜持者裕莊敬者舒於明道所謂不須防檢不須窮索延平所謂洒然冰解凍釋處不覺已入優之矣晚歲尤喜讀易因書其所自得爲學易記其於大學中庸亦有成書至論晦菴之學原其三變象山之學明其非禪則皆近世儒者之所未及于本朝諸儒獨推尊白沙以爲合於聖學爲之擇其要語以示學者

莊杲字孟暘號定山江浦人弘治七年甲寅後軍都督府經歷周廣桀薦先生恬退自守涵養有素乞起用聖旨曰取來用巡撫何公鑑躬詣定山勸駕繼遣應天府候行先是冢宰何公恕司寇張公瑄都憲虞公瑤侍郎朱公德提學王公鑑之知州萬公本諸薦疏皆出部檄非特旨也故先生曰吾向以諫被謫旣而退處幾三十年矣今乃出特旨敢不行乎且學士丘瓊臺常嫉曰引天下士夫背朝廷者杲也吾當國必殺

之丘今入閣矣承待召而不行罪其可逭乎七月遂行九月入京朝見大學士徐公溥語郎中邵二泉寶曰定山亦我朝出色人當復翰林乃協輿情丘語人曰我不識所謂定山也徐公又語學士西涯李公東陽曰定山君之故人君嘗注意我已致仕不能爲朝廷薦賢矣李但唯唯子介謂西涯初見先生入京戲曰公今後能用大筆字作拜帖乎謁吏部三揖不跪冢宰耿公裕起延之以茶合西司送出部門先生曰弟今不失己官職外物耳吏部題復行人司副子介暨王巴山私謂西涯語吏部曰留部根本之地定山還當宦此八月乙卯三月陞南京吏部驗封司郎中以八月到任十二日赴通政司告行本部卽歸定山自是屢告部不爲題處時瓊臺丘公亦卒越明年丁巳三月遇考察尙書清谿倪公岳以老疾退之乃先生告去已改歲矣故白沙詩曰欲歸不歸何遲遲不是孤臣託疾時此是定山最高處江門漁父却能知或曰先生與白沙之詩可謂世稱兩絕者曰言語文字之學昔人謂落第二義也江西張公東白元禎書曰獲覩近作不勝仰慕向理工夫惜不得聚首

論之往年陳白沙會問當盡所言矣張公汝弼書曰君子居間患無書
可讀又恐書多而忘年矣晦菴教萬世學者不得已自言亦爲魯齋所
惜也先生之於白沙必有定論更一示我先生俱以白沙之說答之新
安進士汪君循從學亦首示以白沙之學循曰欲知先生之心者當觀
先生之詩若觀先生之詩者亦可見先生之學甘泉子曰予癸丑下第
南歸謁先生於定山蕭然洒落望之知爲有德人也今觀先生及諸公
之言卽先生之學宜與白沙先生同矣而白沙先生語我曰定山人品
甚高恨不曾與我問學遂不深講不知其後問緝熙何以告之此猶若
有未盡然者何耶或曰以講習不足以入道也故忘言以默識終默不
可以示訓也故因詩以立言懼詩名之以召禍也故應詔以混世見世
不可以久處也故在告以歸山歸山不能以自潔也故委物而辱身乃
先生超然而還大化矣或曰先生之出處進退未易言也其始也激之
於瓊臺其中也乖之於西涯其終也成之於清谿而又悮於子弟門生
之不力焉使瓊臺而無入相入相而先物故則先生退居三十年矣未

必出出而有知己故人調護之以累薦之賢則必復內翰必不南及南而疾作不知人矣使子弟門生而力焉則必知今法不具一狀而可掛衣長揖以去而必知自奏知自奏必不罹淸谿之忍使淸谿而不忍則自八月至明年二月如彼其久中間一念同榜之義全天下之望必有以處先生而不至從考察退也噫或曰先生旣病風不知人其進退當是子弟主之也雖然昔者柳下惠爲士師三黜而不去猶曰直道而事人令尹子文三仕三已而無喜愠色甯武子邦無道則愚古之賢聖人立身遇世其遠意豈常情所可測哉

劉少司寇玉平生學問一主於誠常味齋戒二字謂動靜無間而誠乃可得故終身無浮詞詭行

劉司徒璣爲衡州守日靜齋陳公視學諸生進講太極圖意義微妙陳公詰之諸生具以受說於劉先生對陳公敬曰此學不講久矣太守能然乃請先生坐堂上講太極圖先生升坐舉講殫述精微陳公率諸生拜曰是吾師也於是湘潭以南學者多從先生受理學云

崔銑字子鍾一字仲鳧參政陞之子弘治十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南京禮部侍郎謚文敏致政歸閒居讀書洹上折衷羣言遠近從學者衆銑教以研經飭行曰道在五倫學在治心功在慎獨論學曰古之好理之謂物今之異言也賢聖之道如日月五星點綴求異而不求其所循與否祇以噉名譁世而已非昧其心與孟子曰良知良能心之用也愛敬性之實也本諸天故曰良今取以證其異删良能而不挈非霸儒與論讀書曰讀經見諸行事因事驗其經旨曰誦六經而不力行則徒得其字耳

陳茂烈世爲福建興化衛總旗少喪父茂烈繼其役厲志邁俗不與羣兒伍晝入公署夜靜讀書祖母憐其孱弱亟止之乃藉燈讀書不少輟年十八慨然嘆曰善學聖人者莫如顏曾顏之克己曾子日省豈非學之法乎乃作省克錄以自考嘗曰儒有向上工夫詩文特土苴耳

薛俊字尚節揭陽人弘治甲子鄉舉正德戊辰乙榜受連江訓導歷官國子助教嘗教諭玉山時陽明先生過玉山君遂執弟子禮問行己之

要先生曰自汝兄尙謙與予游知予篤行久矣試自言之君曰俊未知學但凡事依理而行不敢出範圍耳先生曰依理而行是理與心猶二也當求無思行之則一矣君乃有省自是所學遂進

顧公應祥字惟賢長興人歷官大司寇嘗從陽明甘泉二先生游然不甚依傳其說大旨以孔子豈自愛其聖必晚而後施之曾氏吾驟然而語以天德之知彼譊譊然而以天德之知自命而卒未離聞見爲知也且性命非空懸而無寄者吾日愧於論物無爲而高談性命得無爲識者笑耶公所持衡足破世學之偏駁惟不爲門戶以教授諸生以故無傳者語散見惜陰錄中

劉忠宣公大夏轄廣東時常乘小舟訪白沙白沙問其學曰予全心之功十九致知之功十一

王陽明先生居官時有一屬官因久聽講先生之學曰此學甚好只是簿書訟獄繁難不得爲學先生聞之曰我何嘗教爾離了簿書訟獄空去講學爾旣有官司之責便從官司的事上爲學纔是眞格物如問一

詞訟不可因其應對無狀起一個怒心不可因其言語圓轉生個喜心不可惡其囑託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請求屈意從之不可因自己事務煩冗隨意苟且斷之不可因旁人譖毀羅織隨人意思處之這許多意思皆私只爾自知須精細省察克治惟恐此心有一毫偏倚任人是非這便是格物致知簿書訟獄之間無非實學若離了事物爲學却是看空此非吾之學也先生謫居龍陽龍陽故在萬山叢棘中蛇虺魍魎瘴厲蠱毒之交錯夷人鴂舌語言不通無居舍先生至始教之範土架木爲小茇已就石穴處從行三僕以歷險冒瘴皆病先生躬析薪汲水作糜以飼百方慰解之同旅行者父子主僕駢首病死爲文瘞之而自爲石槨以待盡先生于時困衡動忍不惟得失榮辱胥已解脫即死生一念亦爲拚置端居澄默以思倏若神起大解從前伎倆見趣無一可倚惟此靈昭不昧也相爲終始不離倫物應感而是是非非則自見證之六經四子無不脗合益信聖人之道坦若大路如此著五經臆說學者啓發格致之旨久之夷人亦漸親狎共伐木爲搆龍岡書院何陋軒玩

易窩居之安宣慰來遺餽却之因中朝廷威信令甲折減驛之議又諷之出平阿買阿扎之叛蓋不特忘在夷狄患難且有以行乎夷狄患難者與貴陽學使席公書往復質辨朱陸同異席大省著明寃錄而葺書院居先生率諸生師事之庚午量移廬陵令時嘗論知行合一初于門人徐曰仁發之謂人知孝知弟必其能孝能弟卽知痛知癢非本諸身亦惡乎知蓋欲人反身默識所以生生惟此知故卽知而行在其中非聞見知解之知也世儒局于習聞多駭疑者過常德州見冀元亨蔣信劉觀時咸能卓立教之靜坐後稍有悟復示書曰于此着力方自進步願須刊落聲華切己用功重懲世亟標榜者在廬陵僅七月政務開導人心不事刑威稽舊制選里正三老坐申明亭諭者至使勸解化誨後幾無訟冬入覲台州黃宗賢綰來問學自言于學有志未實用功先生曰人患無功不患無志後契良知旨始納贄稱門人卒爲先生托孤以女妻其子是年先生陞南北部主事尋改吏部驗封司會試爲同考試官識鄭文莊于糊名卷中一時人服其鑒同寮方叔賢獻夫位在先生

上聞先生論學有契遂肅贄受學引疾歸西樵以卒其志先生尋轉文選員外郎陞考功司郎中門人稍益進已陞南京太僕少卿便歸省舟中與徐曰仁論大學宗旨曰格物是誠意工夫曰仁因省明善是誠身工夫窮理是盡性工夫道問學是尊德性工夫博文是約禮工夫惟精是惟一工夫知行合一旨益大洞然踰年至滁孟源問靜坐中思慮紛雜奈何曰思慮亦強禁絕不得就其萌動處省克到天理精後有物各付物意自然精專無雜思矣所謂知止仍有定也甲戌陞南京鴻臚卿年三十五薛尚謙侃陸原靜澄郭善甫慶輩受業先生往懲末俗卑汙來學者多就高明一路引掖時見有流入空虛放言高論者甚悔之自是教學者爲省克實功謂黃宗賢曰須立誠從心髓入微處用功不然則平日所謂學者適以長傲遂非彼自謂孔明高大而不知墮于很戾險嫉矣謂陸澄曰義理無足在無窮盡未可以少有得卽自足堯舜之上善無盡今學者于道若管窺天少有所見遂傲然居之不疑與人言論不待其終而先懷輕忽非笑心訑訑之聲音顏色有道者側觀之方

爲之疎息汗顔而彼且略無省悔可哀已澄問論道者往往不同何也
曰道無方體卽天也人嘗言天實未知天若解道卽天何莫非道彼局
于一隅之見以爲道止如此若解向裏尋求見得自己心體卽無處不
是此道宜古宜今無終無始更何同異蓋心卽道道卽天知心則知道
知天矣欲見此道須從此心上體驗始得澄問象山云在人情事變上
作工夫如何曰除了人情事變卽無事矣喜怒哀樂非人情乎自視聽
言動以至富貴貧賤患難死生皆事變也事變惟在人情裏其要在致
中和謂汪司城俊曰心統性情寂感體用一原也顧用顯而易見體微
而難知彼謂自朝至暮未有寂然不動時是惟見其用未得其體也善
學者因用識體耳又曰體用一原有未發之中卽有發而中節之和今
人發不中節可知其未發之中未全也或問已發未發曰譬之鐘聲未
扣不可謂無旣扣不可謂有未扣時原是驚天動地旣扣時亦止是寞
天寂地澄問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曰論本體原無出入若謂思慮運用
是出其主宰常昭昭在此何出之有旣無所出何入之有出入只是動

靜動靜無端何鄕之有又曰心不可以動靜分體用動靜時也卽體而言用卽體卽用而言體卽用謂靜可見體動可見用則得精神言動大率以受收斂爲主發散是不得已天地人物皆言聖人到位天地育萬物從喜怒哀樂未發之中養來後儒不明格物之說見聖人無不知無不能乃于初入學時欲講求得盡豈有此理謂薛尙謙曰學專涵養者日見其不足驚識見者日見其有餘日不足者日有餘日有餘者日不足矣又曰不致良知而溺聞見是不務力田而惟糴以給朝夕者愚矣哉先生在南昌泰州王銀服古冠服執木簡詩書爲贄以賓禮見先生降階迎上座問何冠曰有虞氏冠何服曰老萊子服曰學老萊乎曰然曰將止學其服抑學其上堂詐跌掩面啼哭也銀色動坐漸側與反覆論格致旨有省乃反服執弟子禮先生爲易名艮字汝止辛巳先生年五十遺友書曰近從百死千難中信得致良知三字眞□□門正法眼藏無不具定譬之操舟得舵平瀾淺瀨靡不如意雖遇顚風逆浪亦可免于沒溺但恐學者易之將作光景玩弄不切實用功負此知耳倫彥

式以訓來學問學無靜根感物易動處事多悔奈何先生謂學無間于動靜其靜也常覺其未嘗寂動靜皆有事焉是爲集義自無祇悔嗣謂聶文蔚曰集義惟是致良知實致良知自勿忘無意必固我自勿助所謂必有事而勿忘勿助以此有事非虛也嘗謂王純甫曰心外無善心外無義吾心之處事事物物純乎理無人爲之雜謂之善非在事物有定所之可求也處物爲義是吾心之得其宜義非可襲而取也格者格此致者致此若曰事事物物求至善是離而二矣先生憂居四方來學者踵至署其門屏曰孔孟之訓昭如日月諸支離似是而非者異說也有志聖學者歸求諸孔孟之訓可矣踰年四方來學者彌衆郡守南元善大吉爲先生辛未所錄士也守紹時聞良知旨常于先生前自省臨政多過謂先生何無言先生曰吾已言之吾常言良知良知固自知也已自省加密先生曰往鏡未明可得藏垢今鏡明矣一塵難住此入聖機也勉之元善搬稽山書院以待來學是年序禮記纂言謂禮原于天命之性老莊外禮言性故謂禮爲道德之衰仁義之失世儒外性求禮

紛紜于器數儀文之末而忘秩序之原云進賢舒國裳芬來學先生與
論律呂謂求元聲不在葭灰黍粒中外此心能致中和國裳疑敬畏累
灑落曰灑落生于天理常全天理常存由戒懼之無間敬畏固所爲灑
落也答周道通問學章凡七皆發明良知旨答陸原靜問學章凡十六讀
書者喜澄善問因見先生答問之教云先生謂原靜止在知解上轉不
得已與之分疏耳若信得良知在良知上用工千經萬典無不脗合異
端曲學一勘盡破矣徐昌國談長生嘗謂居有不可超無滯器非以融
道先生曰去有超無無將奚起外器融道道器爲偶矣子固未超未融
乎夫消息盈虛皆命也纖巨內外皆性也隱顯寂感皆心也存心盡性
順命而已問冲舉有諸曰盡鳶性者可冲于天盡魚性者可泳于淵盡
人之性者可知化育也昌國憮然曰命之矣蕭惠問死生先生曰知晝
夜卽知死生問晝夜曰知晝卽知夜曰晝有不知乎曰暘知晝哉懵懵
而生蠢蠢而食不著不察終生夢晝也惟息有養瞬有存惺惺不昧通
晝夜之道而知更何生死謂陸澄曰仙家說虛聖人豈能虛上加得一

毫實佛家說無聖人豈能于無上加得一毫有但二氏不免又有虛無見在也惟此良知之虛便是天之太虛良知之無便是太虛之無形聖人惟順此良知發用天地萬物皆在我良知發用流行中便無物作障礙也語張元冲曰至人盡性至命何物不具即盡性至命能完養此身謂之仙能不染世累謂之佛二氏之用皆我之用世儒不見聖學之存故見二成分別耳先生于二氏蓋已洞悉其機要而範圍之願其學自有宗也常曰世儒支離外索求明物理而不知吾心即物理佛老空虛遺倫物求明心而不知物理即吾心析心與理二之蔽也久矣宋至周程始知尋孔顏之宗其無極太極大公順應之論庶幾精一之旨陸象山之純粹和平雖若未逮而簡易直截眞有以接孟子之傳要其學之必求諸心則一也嘗別湛文簡曰某溺于邪僻者二十年後賴天啓沿周程之說求之始稍有覺謂儲文懿曰世有周程吾得就弟子列誠大幸此不可得得其高弟而私淑焉亦幸也其尊信如此世窺二氏一班者輒掊擊周程即孔孟亦弁髦之何哉甲申海寧董蘿石澐年六十八

以詩問江湖間來見先生與語有省強納贄受學先生以師友之間遇之爲著從吾道人記具文錄中士人有疑爲學妨舉業者先生曰實志聖賢學者猶治家力產作業致富厚實至出所有享之乃自享尤無盡也今世業舉者如治家下務居積而惟日假貸以延賓賓退而終爲窶人矣是求在外者也是歲從先生游者遇比多中式而錢楩魏良政發解江浙兩省焉有官司理者恨爲職業所縈無暇爲學先生曰凡學宜先事離事爲學非吾格致旨也即以聽訟言如因其應對無狀而作惡因其言語圓融而生喜因其請托而加憎因有藉援而曲狥或以冗劇而怠或以浸譖而淆皆私蔽也惟良知自知之細自省克不少偏枉方是致知格物也一日王汝止出游歸先生問何見對曰見市人皆聖人先生曰市人但見子是聖人也他日董蘿石出游歸先生問如前董對如汝止先生曰此常事何異也汝止時圭角未融蘿石初機作解見同答異一裁之一實之也錢洪甫嘗謂人品易知高者如泰山在前孰不知仰先生曰泰山不如平地也黃岡郭善甫挈其徒吳良吉走越受學

途中相與辨論未合既至郭屬吳質之先生先生方就樓饘不答所問
第目攝良吉者再指所饘盂語曰此盂下乃能盛此饘此案下乃能載
此盂此樓下乃載此案地又下乃能載此樓惟下乃大也良吉退就舍
善甫問先生何語良甫涕泗横下嗚咽不能對已良吉歸而安貧樂道
不負師門云謂黃宗賢曰凡人浮躁忿欲皆緣良知蔽塞而後有大勇
不能克也中庸知恥近乎勇恥已良知蔽塞耳今人以語言不能屈服
人為恥以意氣不能凌軋人為恥以忿怒嗜慾不得直意任情為恥恥
非可恥而不知恥所當恥舛矣宗賢時貳秩宗常與朝議有戇直風故
進之如此一日寓寺中有郡守見過張燕行酒在侍諸友弗肅酒罷先
生曰諸友不用功麻木可懼也友不達先生曰可問王汝止友就汝止
問汝止曰適太守行酒時諸君良知安在衆乃惕然嘗游陽明洞隨行
者途中偶歌先生回顧歌者覺而止至洞坐定徐曰吾輩舉止少有駭
人處便非曲成萬物之心矣一友侍眉間有憂思先生顧謂他友曰良
知固徹天徹地近徹一身人一身不爽不須許大事第頭上一髮下垂

渾身卽爲不快此中那容得一物耶友因有省一日市人鬨而詬甲曰爾無天理乙曰爾無天理甲曰爾欺心乙曰爾欺心先生聞之呼弟子曰聽之夫夫嘵嘵講學也弟子曰詬也焉云學曰汝不聞乎曰天理曰心非講學而何曰既講學又焉詬曰夫夫也惟知責諸人不知反諸己故也致良知者惟反之自心不昧此理耳先生察邇言謹細節一語默無不鍛鍊人類如此丙戌大計南元吉被黜書來問學惟以得聞學爲幸無一語及升沉得喪先生壯之還書相勗畢志此問學具文錄中歐陽崇一守六安奏記問學凡四條答一言良知非離聞見惟以致良知爲主則多聞多見皆致治之功二言良知非斷思慮良知發用之思自是明白簡易無憧憧紛擾之患三言致知非絕事應實致良知則行止生死惟求自慊而不爲困四言致知非爲逆億致良知則知險知阻自然明覺而人不能罔先生居里謗議日熾一日謂門弟子曰吾道非耶何爲如此在侍者或謂先生功盛位崇媢嫉者謗或謂學駁宋儒泥同者謗或謂有教無類未保其往或以身謗先生曰莫有之顧吾自知尤

切也蓋吾性往往名根未能盡脫尚有鄉愿掩護意在今一任吾良知眞是眞非罔有覆藏進于狂矣唐虞佐龍勸先生輟講擇交先生報書諭爲金淘沙不能舍沙求金云聶文蔚豹奏記謂斯學直信于一人雖不盡信于天下道固自在蓋明己之能篤信也先生報書謂孔氏欲以其學通之人人者實其一體之心不容自已非祈人之信己知己也文蔚初見先生未納拜後按閩聞訃始爲位哭稱門生云先生居常揭教旨四語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學者遵循無異也王汝中曰心無善惡則意知與物一切如是下二句非向上一機若爲剩語者時同錢洪甫質之于先生先生曰悟此本體人已內外一齊了徹顏子伯淳所不敢承下二句乃徹上徹下語初學至聖人究竟無盡云先生嘗語薛尚謙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作好作惡惟循乎理不動于氣此聖人之所以能裁成輔相也佛氏則倚于無善惡之見一切不理不可治天下矣語黃宗賢曰聖人心如明鏡纖翳自無不煩磨刮常人心如駁

蝕鏡須痛加刮磨方漸識本體顧少有所見而任其習氣昏蔽不克流入禪釋去也其年秋先生發越中道吉安語諸士友曰堯舜生之安行猶兢兢業業用困勉工夫吾儕以困勉資而欲坐享性安成功大悞也又曰良知之妙眞是周流六虛變動不居顧借以文過飾非爲害大矣先生非徒以言語告戒也初第上安邊八策世艷稱之晚自省曰語中多抗厲氣此氣未除而欲任天下事其何能濟筮仕刑曹首禁獄吏取飯因之餘豢豕世亦傳爲美談晚自省曰善歸己矣如人何此不學之過也寓京以書盡規門弟至相牴有違言自省曰不能積誠反躬而徒騰口說吾罪也在留都人傳謗書心動自訟曰終是名根消釋未盡愧矣乎贛賊後語門弟曰吾每登堂行事心體未能如友朋相對時則不安或問寧藩事曰當時只令如此覺來尚有揮霍微動于氣所在使今日處之更別也其反己之深切而用功之密類如此先生又嘗曰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忿怒者到此能不忿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處亦便是着力處

先生晚年頗自悔嘗云朱元晦學問醇實畢竟還讓他又語門人曰吾講致良知原自有味却被諸君敷衍今日講良知明日講良知就無味了且起人厭諸君今後務求體認勿煩辭說

呂涇野在南都日集問道講業之士懇懇爲發明講解或問朱陸同異公曰晦菴象山同法堯舜同師孔孟雖入門路徑微有不同而究竟本源其究一也亦何異其爲同哉學者不務力行而騰于見聞以資口耳竟于身心何益聞者多感發興起其訓釋經籍皆躬行心得之言有程朱之所未發者本朝學者見道分明踐履篤實粹然成德者惟河津薛文清公一人觀于讀書錄可知也乃至于今涇野公出焉完名令德不忝文清至于著述公則爲盛其大者若周易說翼尚書說要毛詩說序春秋說志問內篇外篇四書因問宋四子抄釋足以發前聖之奧旨正後賢之偏識指來學之迷途若斯人者謂不有功于聖門可乎

胡公世寧接引後進談議世務終日忘倦嘗曰學貴經濟不在詩文也

邵康僖公銳爲人初負奇氣放達不羈既第國子生金華施懋力箴之

遂幡然檢飭刻意進修一變近道折節從海內名士游而同郡胡端敏最先知厚爲學務培本原循蹈正脈嚴理欲之辨嘗勉人曰此心天理只因怠惰失之提起此心便是天理放倒此心便是人欲夫安于所未安學者病根不除理欲交戰雖學無益也

何大中丞瑭居常非涉于日用躬行者絕不形于言門人問太極陰陽之說者曰只以伏羲八卦橫圖竪而觀之則易之所謂太極動靜之所謂有常更易簡可見而周子可無事于圖矣有問曰先生眞可謂銖視軒冕塵視金玉者公曰此後世儒者輕世傲物之論也金玉自是金玉如何塵視得軒冕自是軒冕如何銖視得此何異于老莊芻狗瓢瓦時王西星瑩曰如孔子何以謂富貴如浮雲曰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雲浮在不義不在富貴也

劉侍御陽爲陽明先生高弟所言皆依于踐履嘗曰美堯舜之孝弟而無稱于鄉黨小溫公誠實而不踐其然諾言獨言幽乃無忌于可指可視言著言察乃未及乎行之習之蓋深中學者之隱衷云

王道字純甫武城人正德辛未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吏部右侍郎常馳騁詞翰旣而歎曰此無益也乃遂研精于義理之學取宋儒程朱書讀之旣又取論語一部反覆潛玩有悅于心曰聖門平實簡易之學固如是也公雖潛心理學而見世之立門戶相標榜者則深耻之嘗言漢以前無名道學者其人品如張文成曹相國黃叔度管幼安皆眞道學之流雖老釋二氏亦各有所見不可厚非

劉同字邦采旣致政歸時陽明王公倡道東南學者承襲口脗浸失其眞先生有憂之乃極言痛斥以揣摩爲妙悟恣縱爲樂地情愛爲仁體因循爲自然混同爲歸一者之非或問先生以心之體曰主宰實知立以造于惟一心之用曰流行實見過以極于惟精是謂博約並進敬義不孤性命兼修之學如車輪爲翼不偏廢後學能領會者益鮮旣乃著易蘊二篇詞旨淵奧實發其所自得將以俟諸百世云

聶貞襄公豹嘗病當時學者率以知之發用爲良知落支節而遺本原特揭未發之中學者乍聞疑駭辨語紛起公貽書與同門歐陽文莊公

其畧曰良知本寂感于物而後有知知其發也不可遂以知發爲良知而忘其發之所自也故學問之功自其內之主乎寂然者求之使之寂而常定也則感無不通外無不該動無不制而天下之能事畢矣是非愚之見也師云良知是未發之中寂然大公之本體便自能感而遂通者也便自能物來順應者也此豈錄中長語哉

羅文莊公欽順既以大冢宰致仕江右部使兩都臺諫章十上無識不識罔不冀幸其復出乃公則屏居却掃惟研精聖業窮探理性患近時學者持論高虛不屑古訓簡約是趨其流弊將墮入虛誕作困知說若干卷其言議精微衍奧根極理要辨禪悟之學近理似是而斥其毫厘千里之謬時習頗類我獲無易於戲道之不明智巧橫出古之聖哲罔不戒愼省察寧諸終身而不足今之論者以謂圓明朗徹取諸一言而有餘其學術異同世之君子必有能辨之者

潘子嘉字汝亨六安州人御史鏜之子也幼承家學穎異老成聞甘泉湛先生開觀光館于南雍負笈往從問學甘泉子曰在聞道問聞道曰

在立志問立志曰必眞知而後志立志也者其聖學之基乎問道曰道天理也心本體也子能知本體之自然則知道矣問自然曰心之本體不假人力故知勿忘勿助之間無所用力者斯得之矣問忘助曰忘助皆私心也滯于物勝于事此忘也矜持欲速皆助也問勿忘勿助之間曰無在無不在也中正爲不息易所謂存乎子嘉聞之頓然有悟乃與蔣道林沈艾陵諸公日夕研究歸聞當道有惡人講學者遂謝去築廬讀書山中越六年聞人督學廉其恬退命有司以禮致之強之復學以歲薦貢之南宮未幾歸以疾卒

王艮初名銀逮事陽明先生爲更名艮字汝止泰州人嘗一夕夢天墜壓身萬人奔號求救先生身托天起見日月列宿失序又手自整布如故萬人歡舞拜謝醒則汗溢如雨頓覺心量洞明天地萬物一體自此行住語默皆在覺中題其座曰居仁正德六年間三月半卽先生悟入之始已能如此是時越中王陽明先生自龍陽謫歸學者盛傳孔門求仁知行合一泥者方仇事之至十四年王先生巡撫江西又極言良知

自性本體內足大江之南學者翕然從信而先生顧奉親羈居皆未及聞也有黃塾師者江西人也聞先生論說曰此絕類王巡撫公之談學也先生喜曰有是哉雖然王公論良知艮談格物如其同也是天以王公與天下後世也如其異也是天以艮與王公也其自信如此即日往造江西蓋越兩月而先生再詣豫章城卒稱王公先覺者退就弟子間出格物論王先生曰待君他日自明之久之從王先生居越歎曰風之未遠也是艮之罪也辭還家駕小蒲車二僕自隨北行所至化導人聳人聽觀無慮千百皆飽義動感未至都下先一夕有老叟夢黃龍無首行雨至崇文門變爲人晨起往候而先生實應之正德中內官義佛以上命捕鷹犬略獵過海上所至騷動艮躬詣其庭諭以理義佛矍然起敬約其獵則與偕獵因勸以請止旋蹕毋馳騁以安天下內官卒感悟從去

是時陽明鎮豫章以道學爲海內宗艮從塾師黃文剛聞其語乃辭親往謁王持海濱生刺踞上坐與語良知及堯舜君民事業大悅服願爲

弟子已稍疑則又即上坐反覆論難數日乃竟執弟子禮焉陽明語人曰吾將萬衆會宸濠未嘗動心今日爲此生心動矣艮益自任乃製招搖車將遍游天下遂至京師都人士聚觀如堵顧以艮言都出獨解與傳註異且冠服車輪悉古製咸目攝之會陽明以書促還會稽乃復游吳越間自是益斂圭角就夷坦因百姓日用以發明良知之旨而究極于身修而天下平其言簡易徑截不爲枝葉學者有所疑難見艮多不問而解自大儒鄒守益湛若水呂柟歐陽德咸尊重艮如陽明先生也陽明卒于官退迎喪桐廬營其冢

嚴文靖公訥在翰林以詞翰名一時然不復掛口獨其爲諸生則以心折王文成公學而喜又每誦一卷輒起一稽顙至其試南宮而策射者指在刺譏文成公公當射則盛推之頗忤而以他文見賞得不棄及爲文成公公學者以致良知爲宗旨他不復厝意公謂文成公之集具在其于博學慎思明辨篤行寧淺渺也即諸君子信眉闊步仰面雲漢欲以致良知之三語而蓋天下天下耳目可盡塗乎其有裁割若此

劉文敏字宜克安福人嘉靖壬午年二十有三則與其族弟師泉先生共學思所以自立于天地者或至夜分不能即枕一夕語師泉先生曰學苟小成猶不學也盍亟省之已而讀陽明王公傳習錄所論格物致知之旨與宋儒異展轉研思恍若有悟遂決信不疑躬踐默證久之惟覺動靜未能融貫乃歎曰非親承師授不可則買舟趨越中見王公親侍門牆往復三歷寒暑歸而與師泉先生砥切于家其學一以致知爲宗而殫精畢致操存克治一瞬一息不少懈逸語默作止事無鉅細必蹈準繩深以末學馳騖空談遺忽實行爲痛戒每與學者言知體虛明皎如赤日但依此知自照自察以袪習蔽滌凡情纖瑕勿留意念感應生生化化務協天理則雲消日朗垢盡鑑明天全而性復矣其教人大指如此同郡東郭鄒公雙江聶公念菴羅公時時聚處共證所學雙江公獨揭未發之中與海內同志往復辨詰而于先生最所欽伏間舉主寂相質先生曰發與未發非判然二也能致其知則寂在其中矣嘗七宿松原與念菴公極論盡洩底裏公初覺未一已乃傾信旣別公貽以

詩曰數息卓爾域千載能幾諧日擊中有存意會方無乖

查憲副鐸嘗爲王文成弟子以致良知簡易直截爲三字符時講者各立門戶先生獨守之不易謂良知不執于見卽曰虛不染于欲卽曰寂不累于物卽曰樂無有無無無始終無階級俛然日有孳孳終其身而已

李公遷早歲窮理性之學然不欲有其名時葉亭相公爲領袖魚貫然進者不可勝數公益祕之曰學以明道也而以干進德無愧業舉子者乎

世廟時楊公豫孫好講學與徐公學謨同部嘗謂徐曰君自是一好人所惜者只欠講學耳徐應之曰君自是一好人所惜者只多講學耳然兩人契厚卒不相忤也豫孫不甚修容日所被服多長短參差不一徐曰鄉黨篇載孔子服飾儘精美奈何今之講學者必以敝陋爲法門耶楊曰耍不以外物動其心耳是歲冬至而司官衣吉服拜三堂于朝房楊當拜起偶有塵污其左袖亟以手揮之比退徐誚之曰頃君以手揮袖塵得無以外物動其心耶楊謝曰學問不至自不能矜于其所忽聞

者稱其能服善

世廟時京師靈濟宮講學之會莫盛于癸丑甲寅間蓋禮部尚書歐陽公德兵部尚書聶公豹吏部侍郎程公敏德主會皆有氣勢縉紳可拔附得顯官故學徒雲集至千人丙辰而後諸公或沒或去位人稍避匿矣戊子歲何太僕遷自南京來復開靈濟宮講壇然以其名位未可恃以號召諸少年多無應者偶有貴介子某欲藉講學為名高一日當赴會適與大閹飲至醉忘之矣吏從旁慫曰盍往靈濟宮乎時某雖醉心猶了了遽曰亟牽馬來比上馬目惛惛不開明矣吏掖而馳至講所則徒學咸拱而候之既下馬不能成揖第擁而即席坐坐定鼻息如雷衆不敢言亦不敢睨比晚講輟吏仍掖之上馬去竟不知往來何所事也明日縉紳會者鬨然長安有曰此豈周穆王假息而之化人之國者乎默而神遊矣此乃眞學問也聞者大笑

蔣信字實卿號道林常德人嘉靖癸未歲貢戊子中應天鄉試壬辰進士歷官貴州副使少喜象戲時有郊迎則袖紙枰以往或以玩物為戒

先生卽取杍焚之自是不復置其天性果決類如此年二十五始與同郡閻齋冀公元亨論學先生嘗曰釋氏只悟得一空卽振無安脚處吾輩體認天理若見得時則私意自退聽矣一日論大學先生曰知止當是識仁體冀公躍而起曰如此則定靜安慮卽是以誠敬存之蓋先生無所師授只于魯論及定性西銘故不覺一時契合如此其論格物也則論格知身家國天下之同乎一物知止知本卽是致知乃聖學始條理之事而後此曰擇善曰明善曰盡心知惟曰體認天理曰觀未發氣象皆自此發之論中庸尊德性道問學孔子博文約禮知及仁守莊涖動禮則謂皆爲學術偏外者設聖學只是一段原無兩段三段可言論知行則謂昔人以澄徹默識爲知隨處檢點爲行決非聖人之旨論性則謂氣外無性性是氣之精靈只一理而分殊原無天命氣質之別學者惟致其不覩不聞之體復于無聲無臭之物則性善自見論朋來之樂則以爲手足腹心之相應無容擬議論不愠則謂聖人以忘我爲至憂樂在天下而不在己論古人則謂伊尹之任與夷惠不同故孟子屬

之見知之列論治生則謂康濟一身與康濟天下原無二術只大學生衆食寡爲疾用舒四言盡之故治生當先知學

陳讓字原禮□□人嘉靖辛卯解元□□□進士初爲紹興府推官拜監察御史嘗與人論學有云陽明先生懼人謂格物只是窮理窮理只是讀書故以格物爲主于行懼人以致知爲致聞見之知故加一良字于知之上非良知不足以言知非格物不足以言致良知又云陽明之學入頭處在格物要妙處在慎獨獨者獨知也獨只是良知慎獨即是致良知此學初無足異不知世人緣何而異之又云宋儒之學萬分之中不無一失陽明發明其所未至將以爲宋儒之忠臣益友而非欲拾彼之短以形己之長也今講陽明之學者輒掇拾宋儒之短以爲口實語養德之學則爲薄德語誦學之事則爲無益于學而徒使陽明得罪于先儒可爲深戒

羅洪先字達夫號念菴吉水人嘉靖己丑狀元及第歷官左贊善謚文恭自陽明先生倡致良知之說學者始知舍聞見而求于心然其傳之

訛也語心體而遺工夫則日入于高虛而無益其又訛也槩舉夫不待學習者以爲良知而不復究愛親敬長之本指則以爲理以任情爲率性以戒愼恐懼爲戾于自然而去道日益以遠公有憂之數正色言曰近時傳良知之學語知矣而不必良語良知矣而不必能致往往聞用功語輒生詫訝其弊將多于晚宋支離之失又曰陽明先生良知之教本之孟子故常以入井怵惕孩提愛敬平旦好惡爲證然以三者皆其一端之發見而未即復乎全體故言怵惕必以擴充繼之言好惡必以長養繼之言愛敬必以達之天下繼之孟子之意可見矣先生得孟子之意者也故亦不以良知爲足而以致知爲功故公家居弟子四遠而至其爲教恆主易所謂寂然不動周子所謂無欲故靜者而申告之曰能靜寂然後見知體之良能收拾保聚然後能主靜而歸寂又曰儒者之學在經世而以無欲爲本夫惟無欲然後用之經世知精而力鉅先生魁天下年甫弱冠時外舅官棘寺卿報初下喜甚趨告先生曰喜吾婿乃今幹此大事也先生盼已面發赤對曰丈夫事不知更有多少大

事在此等三年遞一人耳奚足爲大事耶是日猶有神采偕黄何二孝廉聯榻蕭寺中論學焉黄號樂村何號善山兩孝廉親受陽明之學者先生初赴南宮與善山樂村同舟公皆嚴事之以相資切公時兢兢然步趨不踰繩矩心疑二孝廉言動舉止若無異于人者一日有友來與二孝廉講學何孝廉慨然曰近世號名講學者綜其微衷皆無人心耳先生側聆之懼然自省自是學益近裏篤信陽明良知之旨後疾作子世光適赴省試家人問何言答曰兒歸但語以莫厭窮窮困自好諸生環侍以意示令扶起危坐正中斂手端默而卒年六十有一先生之學始致力于踐履中歸攝于寂靜晚徹悟于仁體丁巳學憲王敬所公宗沐訪石蓮洞中問靜先生曰君可聞者吾之言也所從出此言者君不得聞也豈惟君不得聞吾亦不得而聞之茲非至靜爲之主乎故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至靜無思之位也又曰戒愼不睹恐懼不聞不睹不聞靜也戒懼者不欲馳而離也又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知止所以歸靜也馳而離焉不可謂知止故歸靜言乎其功也而謂任心之流

行以爲功者吾嘗用其言而未有得是以守吾陋而不知變非敢倡說以眩人也壬戌王龍溪公畿以專靜不達順應爲疑訪于松原問近日行持何似先生曰近學一切無有雜念即感應處便自順適龍溪曰工夫有先後否答曰即如均賦一事終日紛應吾未嘗惜厭執着放縱張皇褻侮偏黨自朝至暮惟恐一人不得其所一切雜念不入亦不見動靜二境自謂即靜定工夫非專以默坐時爲靜而動應時無靜也又曰世間豈有現成良知良知非萬死工夫斷不能得也今人悞將良知作現成看不知下致良知工夫奔放馳逐茫蕩一生有何成就又曰吾輩所以必須學者皆緣習氣作便要得消磨蓋自有知以來積染成習如油入麵未易脫離誠不可以平日虛見爲得手須是終日應酬終日收斂不使習氣乘機潛發始不負一生耳語具先生所作松原志悟中明年錢緒山公德洪以陽明王公年譜成請序先生爲序曰善學者竭才爲上解悟次之聽言爲下蓋有特妙契而不知反躬至不副夙期者多矣甲子節推周公弘祖問學先生手書册曰落思想者不思即無落存

守者不存即無欲得此理炯然隨用其足不由思得不由存來此中必有竅生生實然不類又曰此非可以俾至也却從尋求中得由人識取蓋卒之先一日也

秦鳴夏字子亨號白涯臨海人嘉靖壬辰進士改庶吉士卒官中允嘉靖己亥拜春坊時御史諭薛文清應祀無有詔館閣諸臣上議或謂瑄無著述而欲祀孔廟猶無汗馬之勞而欲配帝享于義不稱君獨謂不然上疏有曰興王之業固有不盡恃夫汗馬者而況吾道之于著述而自秦火烈異端熾諸儒之傳經守正其功有足多者時也迨夫理學既明家喻戶曉枝葉遊蔓戕伐本根瑄獨反躬實踐厭斥支流遡尋正脈使學者曉然知所趨向此其功不在著述下矣臣以爲昭代必欲崇其從祀以風示學者非瑄不可

游居敬字行簡號可齋南平人嘉靖壬辰進士歷官刑部侍郎初受御史時新學方興所至聚徒講誦士趨附其門公雅不謂然曰洙泗正傳自伊洛諸子耳入室而操戈吾不忍聞其疏極言之其人卒罷去公亦

坐是出爲浙江按察僉事

趙貞吉字孟靜號大洲內江人嘉靖乙未進士歷官文淵閣大學士贈少保謚文肅公平日持論以二氏學通吾儒謂必出世乃可經世嘗道汴游嵩高抱犢伏牛渚巡撫蔡公汝楠逆而問學公遂列爲圖明三教之所由起曰儒者見之曰儒仙者見之曰仙佛者見之曰佛意一之也

蔡梓以傳

凌學論震初以鉤索富聞稱雄比中歲幡然曰守約務實一其歸趨嘗曰道學不在多言只人倫日用之間盡吾心焉耳又曰君子小人在實與不實之間而已

薛憲副申平生篤信象山陽明之遺訓故其言曰格物卽所以致知愼獨卽所以存養成物卽所以成己無暴卽所以持志與夫一在精中貫在一中約在博中恕在忠中皆合一之旨此意了了則六經四書與夫大而乾坤細而毫芒無非此理皆可一以貫之此學之所以爲易簡而非遺棄物理自討便宜之謂也

萬公士和嘗與唐羅二先生游二先生談理學亹亹不休而公獨務躬行曰學者馳騖玄虛鮮有實際此何異捕風捉影有何所得第當反求其過若痛癢厥身去之斯已空言曷施乎議新建從祀曰文清公始學問而馴至上達文成純任德性亦不廢學公之意良有所重也故自事親交友進退辭受以至家庭語默動靜之微一切檢押不錯寸趾

萬文恭公雅慕理學家言博討精詣然未嘗標揭門戶而一稟之躬行嘗曰吾自官外藩始知實心任事即是眞才其隨處體驗類如此

周蕙字廷芳號小泉山丹衛人後徙居秦州因家焉年二十聽人講大學首章奮然感動始知讀書問字爲臨洮衛卒戍蘭州守墩聞容思段先生集諸儒講理學時往聽之有聞而服行久之諸儒令坐聽既而與坐講既而以爲畏友有疑與計論焉段先生最以聖賢可學教示進爲之方遂殫力就學究通五經篤信力行慨然以程朱自任當時見者亦翕然以爲程朱復出也咸敬信樂從之又受學于清水教諭安邑李公昶得薛文清公之傳功密存省造入眞純遂爲遠邇學者之宗總兵恭

順侯吳瑾聞其賢欲延課其子先生固辭或問故先生曰總兵以軍事役某召之役則往役召之教子則不敢往聞者歎服侯亦不能強遂親送二于于其家以受教先生始納贄焉時藩落有二樂人鄭安鄭寧者啓王願除樂籍從周先生讀書其感發人如此後隱居秦州之小泉因以爲號著深衣幅巾爲容成紀之人薰其德稱爲小泉先生常游西安與介庵李公錦論學介庵由是大悟遂爲關西名儒渭南思庵薛公敬之執弟子禮師事焉爲秦州守數造其廬舉鄉飲賓謝不往巡按杜公禮徵求見講太極先天二圖不覺前席迨老以父游江南涉險往訪之沒于楊子江人皆稱其孝而又重悲其死云先生初名檜後更蕙或作桂悞

王璧字宗順號東崖心齋先生之子耿公定向嘗晤先生迎謂曰衆多君解了于道有得君自謂若何先生曰道者六通四闢之塗也藉謂我有之將探取焉而又曰我能得之則已離矣耿公大賞其言定爲古交云有問學何以曰樂又問曰樂者心體也有不樂非其體也吾求以復

之而已然則如之何而後樂曰吾體自樂曰如之何而後樂是加于體之外也然則學乎廢乎曰否莫非學也而皆以求此樂也樂者樂此學學者學此樂吾先子蓋言之矣樂有辨乎曰有所倚而樂者樂以人也喪其所倚則不樂無所倚而樂者樂以天也舒慘失得欣戚榮悴無之而不可曰無倚而樂非樂道耶曰樂即道也而樂道是牀上之牀也學顏止此乎曰孔顏不改其樂樂在其中于此蓋終身焉而何以加諸然則何以曰憂道曰君子非以外物爲戚戚也所憂者道也憂者憂其不得乎樂也云爾

徐文貞公階性頗好名而不好諛以是士大夫爭爲名高以中階好往往取通顯小人欲自解多爲近情之諛以靳入一時不能覺也階旣尊新建學而其門弟子若尚書聶豹階所師事者尚書歐陽德李遂郎中王畿輩階所友者咸各有徒衆不能盡遵行所聞知而所至挾詐恣爲奸利海內苦之頗指以歸咎階

郭文簡公朴嘗作九字圖說以爲天在上君親同焉心在中性命聯焉

義在下還與分轄爲人能不昧其心上通乎天斯可以事君可以事親存心養其性立乎命舍道義奚以哉味斯數言眞得河洛正印而後學所不能窺其樊者語曰崇搆有基巨川有源然則公之純德懿行其得之性命者深也

孟秋字子成號我疆東平人隆慶辛未進士初授昌黎令歷官尙寶司至年六十猶時時誦孟孔書不少衰間得聖賢片言隻字有契于心隨筆之以示後人當昌黎入覲時耿楚侗先生與之論心先生曰心體自澄徹有意克己便先翳障蓋眞如的的一齊現前如如而妙自在必克復而後言仁則宣父何不以克伐仁原憲耶謂顏子合下便是復禮其不以血肉視心以靈源視心先生之學醇矣

耿恭簡公定向嘗嘆國朝自新建後談學者徧海內而或參以意見或蕩于淸欲皆影響良知與新建蓋公憂其獘也嘗謂學先志以悟而入以修而證又謂學有三關四證語具在集中晚年力疾答郭方伯書幾萬言大旨謂孔子之立達史傳無盡所謂賢于堯舜者此也子孟子原學

孔子以子弟從之孝弟忠信爲勤庸以距詖放淫爲天吏之征討以守先待後爲創垂之統業可爲巫函不爲矢匠而善于擇術者故公平生仡仡不厭不倦在朝在野無一日不與朋友相切磋兄弟門人無一語不以學問相究竟由越中以進之洙泗卒澤于道德醇如也

陳文端公以勤貌古氣清與人交表裏洞徹不設町畦而其中有介然不可溷者議論慎重不破的不發生平獨好古法書名繪彝器至其奉身粗糲之食澣濯之衣泊如也其學以倫紀爲大宗操修爲實地謂古人盛德大業自勤小學愼一介始故居恆不輕取予卽燕褻衣冠危坐見世儒聚談性命掩耳不願聽曰儒者于學譬食飲裘葛耳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獨居不愧屋漏安事多言人有迂公曰笑之者公曰作法于迂其弊猶通作法于通流汚何極或又誚公此不近名乎公曰夫無實而外自標幟者電光魄采耳若實也日月星辰麗天自古所爲垂簡編勒鼎彝皆是物也奈何弗好

許公孚遠湖州德清人號敬菴喜講學他人講學者多黨公獨不黨萬

厤問守建昌有講學而負高名者公雅重之及以事屬則謝不與交又
南昌一講學魁亦以干請拒絕李都憲材布衣交且同年及成閫中仍
以開府禮見衛官公弗善也
鄧徵君元錫嘗從東廓鄒公三五劉公討決印證鄒公手書發育峻極
皆從三千三百充拓三千三百皆從戒懼心體流出語以遺之此時心
宗盛行謂學惟無覺一覺無餘蘊九思九容四教六藝桎梏也錫爲此
懼謂九容不修是無身也九思不愼是無心也日辰起解諸友靜坐令
收攝放心至食辰次第問當不心體語畢各因所至爲覺悟焉
李渭字湜之號同野思南府人歷官至雲南參政嘗謂伊尹堯舜君民
自一介不取始故弱冠登賢書于交際甚嚴問蔣道林動靜蔣曰靜假
動眞問一介不取蔣曰硜硜然小人哉公聞之愧甚不覺汗之浹於背
矣入留都耿先生以宦業相知已進而語學者深省遂就弟子列及耿
先生里居公往謁夜與先生弟子庸芝論亟稱明道識仁語子庸不答
也俄疾呼同野在否公應曰在子庸曰同野在乃從明道識仁公爲之

灑然最後與近溪羅公爲寮互相參證其學益邃嘗曰孔子毋意孟子不學不慮程子不着纖毫人力卽已百已千實無纖毫人力也學是學此不慮是不慮而已又語門人曰浮雲人間作雨天上常清常明狂風江中作浪流水不減不增知得常淸常明不增不減者可語言學矣一日讀學道愛人語謂人曰道不明則仁體裂天地閉惟是念念在民令同歸藹然一體中吾之願也

王敬臣字□□□□人陽湖公庭之子也敬臣少就外傅讀詩至野有死麕章廢卷曰孔子放鄭聲而是詩胡爲存哉必漢儒誤拾其已刪者宋儒承陋而不能辨耳陽湖公不能難也年十齡值淸明節書几云天何以淸人何以濁天何以明人何以昏見者驚異早慧及長篤志聖賢之學嘗言議論不如著述著述不如躬行故遇人多杜口不語又云學者不可標立門戶門戶如立增長言詮爲弊滋大吾道至公至大惟不見乎道則有是非有彼我苟見乎道則方寸大觀物無不可萬派千枝不離于一又何是非彼我哉先生于學無所不窺而猶以愼獨爲標的

曰聖賢論學莫先于愼獨身體之自可見愼獨之要曰研幾也審則也
盡之矣凡善惡也研之而後知否則或得于惡矣明帝衷也審之而始
得否則雖善而不精非天命人心之本體矣又曰覩長之際衽席之間
愼獨之基本乎薄其基何以成九仞之山也戕其本何以發千霄之木
也又曰學者眼界不高則不足以達神化胸襟不大則不足以侔天地
骨格不堅則不足以負荷無窮諸生有棄事靜坐者有泛覽子史者先
生曰靜坐則繫心愽觀則奪志豈所謂主一無適而達萬變者哉
夏叟繁昌人下里田夫也性孝友忱恂里人敬信之張甑山以司徒左
遷主繁昌教物色之招與講學一日甑山號於會衆曰夫爲學學爲人
也爲人須求爲眞人毋爲假人叟慨然內省曰吾平日所修持爲人者
得毋未眞耶時時循省求所爲眞者隆慶庚午偕數友訪耿公定向于
天臺山中與處踰時一日忽對鏡諗其貌肖兄感念淚數行下辭歸跪
而請益耿公曰白下有焦子弱侯者往與資切之可既歸從焦子游因
漸知向裏久之自信得自然旨趣以書抵焦子商正焦子報書曰要自

然便不自然可將汝自然拋去他方世界也叟聞而有省謂其時胸中洒然如洗云叟故未事詩書至是請于焦子讀何書焦子曰讀四書可乃日取學庸論孟次第咏誦時以己意詮解萬曆戊午叟杖來訪耿公留臺曰比以焦先生教讀四書閱諸註釋中更不了了儻第以正文反身尋繹覺有會處敢以質焉中庸曰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竊謂仁者人也人原是天人不知天便不是人如何能事親稱孝子又論語所謂異端云者謂其端異也吾人須是研究自己爲學初念其發端果是爲何乃爲正學今人讀孔孟書若秖爲榮肥計便是大異端如何又闢異端又曰吾人須是自心作得主宰凡事只依本心而行便是大丈夫若爲世味牽絆依違從物即名學道者不能自信本心勦襲紙上陳言挨傍別人口吻此皆孟子所云妾婦之道也又一日侍忽喟然問曰天理人欲不知誰氏作此分別儻反身細求理欲似難分別只在迷悟間悟則人欲即是天理迷則天理亦人欲也耿公聞之大爲嘆賞曰嘻更能及此耶難言之矣叟嘗謂焦子曰吾讀論稱思孔孟之學同其道同乃孔

子爲至聖孟子何未能與擬蓋嘗疑之近日反覆誦思如論語篇中孔子自謂未能者七謂何有于我者七乃孟子七篇更未見有此類語意毋乃孔孟之所以別乎非與叟論諸詮解多類此倘所謂以我觀書非以書博我者哉又一日白下同志會友講良知指意一友曰良知非究竟宗指更有向上一着在無聲無臭是也叟起立抗聲曰良知曾有聲臭耶耿公聞之大咢嘆曰近學之蔽于虛無見也陷而離矣叟乃見及此哉因述之以驗問志惟昔茂叔之于李初平近代文成之于王心齋董從吾皆以潰然野老坐進此道而英敏才儁博聞強識者又遜焉彼皆空空故也吾黨可省已

馮子盛字受甫號本軒□□人□□癸酉舉人娶冀端恪公女從端恪公聞濂洛之學斷以聖賢必可爲以莊敬自持一切積習力祛之世俗所共趨力矯之曰勿自廣泛爲開闊勿自放恣爲洒落尺尺寸寸而已世目爲拘吾無恤焉丁亥讀書于宋莊時時靜坐久之自得曰道在是乎吾向不識虛靈之體而從事于莊敬若儆矍然者故去道遠夫學須

靜信矣其大旨務在識心體而涵養之以推及于提身應務皆設誠而致行焉或謂公何以不就省試曰禮異翹弓情非捧檄何僕僕公車自炫鬻爲然則謁選乎曰古道之亡也久矣不量鑿而枘祇取辱焉或問爲學曰須剛須恆不剛不決不恆不久問敬曰惺惺之謂敬檢束非敬也問廉曰靜則廉問應事曰凡歸之當然欲高人則害本體問處人曰和氣誠心不可出理之外問立身曰有志士不忘在溝壑之意則能立矣事與無人相干涉灑然矣鄉人皆好之何如曰狥俗者無志問處小人曰不惡而嚴能自守也自守可以化小人不然即爲所化矣

余少宰祐學務有用不事空言發端于敬齊而推其本原以爲出于程朱之書尤究心焉微言精義多所自得其言曰程朱教人拳拳以誠敬爲入門學者何必多言推去其心其念慮之不誠不敬者使心地光明篤實邪僻詭譎之意勿留其間不患不至于古人矣其時公卿間有指主敬存養爲朱子晚年定論者公摭朱子初年之說以折之謂其入門功夫非晚年乃定又輯朱子書之切治道者爲經世大訓其論及文章

辭翰者爲游藝錄見其學之備體用兼大小非近時所謂單傳妙訣者

可擬也其篤信如此

王僉事燁見近世講學者競右陸左朱號爲于言語文字之外得直截

根本公弗爲動曰吾敢斷之曰皆放心臨終語人曰聖賢無自是之學

問古今無自用之豪傑

劉憲副天民致政歸一日會李開先于酒筵越席執手問曰君善聚書

書解有幾種耶李曰三十餘種李戲之曰先生方以聲詩擅名問此何

爲無亦蔡傳外有可復取者乎公曰吾以治書發身童時看禹貢遡洄

洪範解疑等論病舉業之拘也近更有論語古解川中亦多見之李曰

國制業舉者蔡氏與漢疏并行不知疏廢何時漢之訓詁宋之講解以

今觀之殆尤以魂載魄以影隨形均不可缺只以宋論之東坡失之簡

少穎失之煩陳上舍失之碎其他各有得失在印之吾心耳公曰不有

金仁山王耕野吳艸廬耶李曰分章無踰于金氏小斷細解王吳二氏

亦多合者三氏之失抑又多于宋儒公曰吾意亦如此幸勿令人聞之

因陋守殘者必怪我將弁髦之矣以說經恐觸時忌然而卒不免焉雖
作釣魚人亦在風波內矣仕路嶮巇如此哉

林光字緝熙號南川□□□□□□□平湖教諭歷官襄府
長史嘗曰元來四方上下往古來今直是一個充塞周洽無些小欠缺
無毫髮間斷無人我大小遠近如一團水相似都滾作一片又各飽滿
相干涉前輩謂堯舜事業亦是一點浮雲過目今始知其果不我欺實
見得則所謂充塞天地之間所謂天地位萬物育所謂建諸天地而不
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誠而不動未之有也
所謂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與夫高宗夢說之事朝聞夕死之說
方各有着落曾點三三兩兩看來自家多少缺略何必勞勞攘攘都不
是這個本色千古惟有孟子勿忘助之語最是不犯手段爲可學也

局長史積性喜講學至晚年矯其弊語學者曰爲學如治病有病須服
藥徒講藥方何益學而不身體力行是徒講藥方之類也人以爲名言

汪禔字介夫號藥庵又號古心祁門人嘗爲邑諸生一日愓然曰吾年

三十有一去仲尼而立之年則惝遠耳乃悠然以舉業累吾初志何爲乎于是弃心聖賢之學揭箴銘牆柱悉標先哲格言堂廟懸夫子像昕晡焚香如聆謦欬坐立不敢少背嘗悟齋明盛服之說製先代冠服以嚴心患心難持敬恕以木簡置袖中出入手握之以自禔省患坐不直體難羈束倣古人置敛椅旁之法製木板繫之胸臆患體羸好睡寓處備鐘鼓時令童子擊之其堅苦刻勵多類是親舊患疫先生往視人危之先生曰吾體羸以數匄壯吾神魄雖旦夕臨病吾自計無虞耳既而疫者卒先生躬爲襲歛撫恤其孤其家德之先生終無恙

張令尹緒季弟續曾有心向學而功不成爲問先生先生艴然曰而知易之損乎乾始以美利天下而窺至德者必于下濟故進于損也可以語乾矣吾聞之學道力行非爲利謀靈修篤詣非爲名高執細行之淺鄙忘責報于彼倉皆市心也何功之足云